

新教育叢書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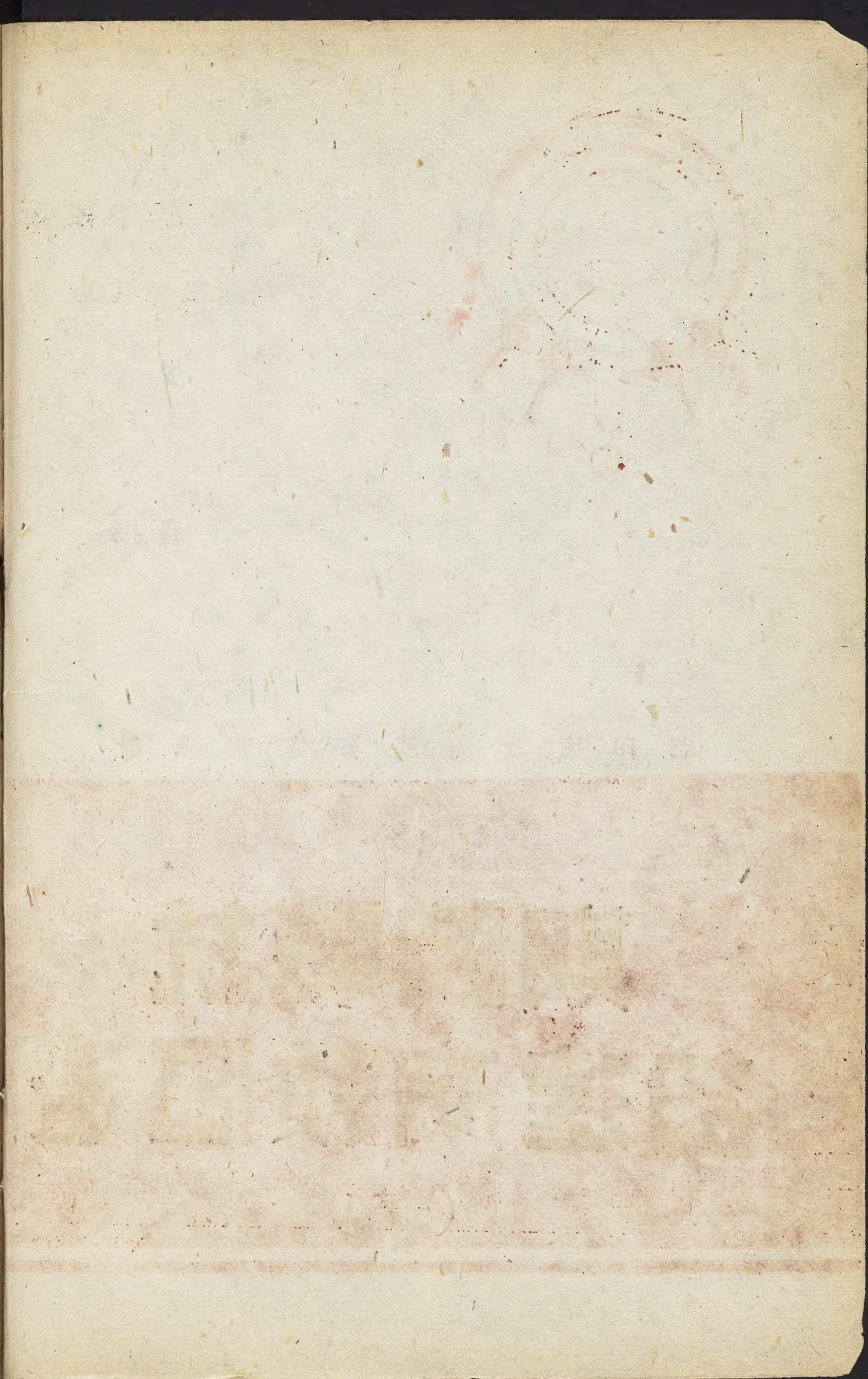
教育陣地社編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

抗戰時期
邊區教育建設

（下）



新教育叢書之六

抗戰時期邊區教育建設

（下）

教育陣地社編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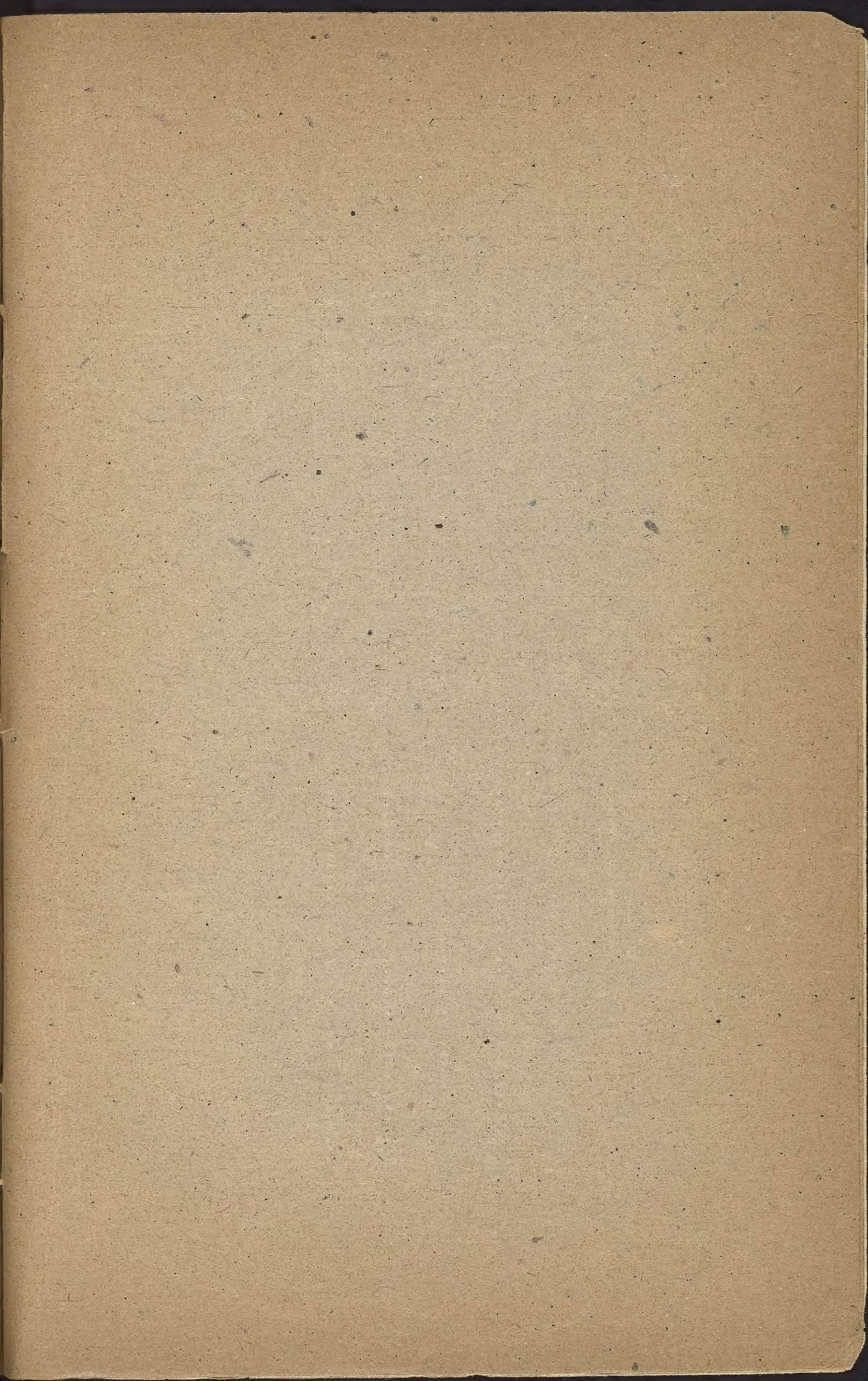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五月

Transfer
8-16-'66

4903
4074
no. 6
pt. 2

cew
7-69

目次



堅決不疲倦的反奴化教育鬥爭！

這些材料，在抗戰中，爲了避免損失，好多是對敵秘密的，村名人名縣名多用××代替，日來因急於整理，未得一一查明塡補，特在此聲明。

（一）敵僞摧殘破壞我學校實施奴化教育

日本法西斯匪徒，爲了達到其滅亡中國奴役中國人民之目的，在所謂「總力戰」的口號下，除了「掃蕩」「淸剿」挖溝築堡，企圖捕捉消滅我武裝力量，摧毀抗日政權，瓦解我羣衆組織，破壞我生產建設外，對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教育事業同樣瘋狂殘暴，極盡破壞之能事。

首先普遍的燒燬我校舍校具，單以阜平來談，小學一百五十處，校舍校具尚存者僅六區辛莊等兩三村莊，而游擊區過去較完備的校舍，多半連磚拆掉，修了炮樓，桌橙黑板，門窗及其他教具，都做了匪徒們做飯或取煖的燒柴。在冀中只一九四〇年春季，反

「掃蕩」過程中，據武强深澤等十六個縣不完整的統計，共焚燬我小學校舍一〇三處，又校房二〇四間，靈壽慈河沿岸村莊，校舍被焚燬後，即重新修築，但不久又遭燒燬。而昌苑房模範教師高明遠小學，兩三年內校舍竟被燒燬四次之多。

此外，敵寇更利用包圍「清剿」，逮捕屠殺我教師學生，據冀中武强深澤十六個縣一九四〇年春季「掃蕩」的統計，即逮捕我教師一三五人，被羣衆保釋或贖回的九八人，生死不明的十三人，壯烈犧牲或被慘殺者十一人。冀西敵我鬥爭尖銳地區，我教師學生之犧牲，更不知幾倍於上述數字。僅平陽慘案中即犧牲小學生四十餘人，曲陽野北慘案中有二十九個是小學生。教育行政幹部方面，僅常在後方之邊區行政委員會教育處，失踪及犧牲之幹部，前後即有九人之多，各縣區教育幹部的犧牲數目，雖尚無完整統計，自不難推想而知。

敵寇一邊殘酷燒殺，一邊積極實施奴化教育，除用舊劇、電影，及帶有腥血氣味的報張雜誌，圖書……等，宣傳淫風賭風外，更組織帶武裝的宣傳隊——「宣撫班」，到處對羣衆進行奴化宣傳。在據點樹樓及其能控制的村莊，强迫成立僞小學，通過「大鄉」進行兒童登記，指定各村保送青年兒童，到據點炮樓上學，用法西斯式的教導方法，講授日語及僞課本，以奴化我民族後代。更經常到各校學巡視，或直接派遣特務教師，與反共特務相結合，在學校中，挑撥師生關係，發展特務組織，威脅兒童嚴守秘密，用各種方式刺探我方軍情，進行破壞工作，如雄縣××完小，長期被敵僞統治後，在張、

李兩特務教員的積極活動下，二百四十個學生中，竟有二三〇人加入了「忠勇團」。（特務組織）以致大部份偽小學的學生，不知他是中國人，據淶源城關解放後的測驗，二十個小學生中，竟有三個說自己是「日本人」！

敵偽對教師之掌握，尤爲注意，除用檢定會議等方式加強其思想統治，或組織「教育委員會」，强迫加入「新民會」，嚴格其行動管束外，爲了達到其所謂「肅正思想」之目的，更經常指定教師去受訓，由敵部隊長、憲兵隊長、顧問、偽縣長、秘書、縣公署各科長，新民會事務部長，及城內各小學校長（大部份爲日人）主持訓練班，一方面發展特務組織，一方面檢定教師思想。如定縣偽小學教師受訓時，每兩個或三個教師就派一個憲兵和他們一起生活，隨時監視其言行，稍有嫌疑，俟訓練班結束，就扣留起來，進行審訊，威脅自首。如定縣北旺，李教師受訓後，即以「莫須有」之罪名，扣押三天。爲了瞭解教師思想情況，更在受訓期間，使教師作各種演講，暗地裡派有抗日叛徒在旁傾聽，如語句中稍帶有我根據地之術語，即拘留質問。定縣翟城米教員說了句「思想意識」，即被叫到一邊，追問半天，險些拘押起來。此外有時用提高待遇，（如行唐在四三年偽小學教師月給小米四十五斤，小麥三十元偽鈔十五斤鹽，半噸石炭）嚴分等級（如滿城偽縣公署曾把偽教員分爲十三等），或用率領教員到大城市參觀方法，以利誘落後知識份子，供其驅使，並培養特務人材。

敵寇在其狂妄的「反共建國，共存共榮」的叫囂之下，强迫兒童獻金獻銅獻鐵，稍

露違抗，即以「通八路」的罪名，逮捕學生家長。對教師學生勞動力，更任意加以殘酷的剝削，在所謂「勤勞奉仕」的名目下，挖溝、拔草、拾石子……，雖然有學校之名，但實事上是一個個變相的集中營，大同師範的學生，半年內只演了十二道算題，講了四課國文，絕大部份時間，都做了挖煤、挖溝、修壘的苦工，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二）克服了物質條件的艱苦

在抗戰初期，邊區各地學校剛恢復成立的時候，一般地區，教室、桌凳、傢具、文具，差不多都是相當完善的，教室裡張貼着各種圖表、標語、漫畫、掛着紙繡球，佈置得非常美麗。但當遭到敵人幾次破壞之後，才逐漸感到在新的環境下，再像過去一樣注意物質的建設，只有加大我們的損失。於是人們不再經常佈置一切足以暴露目標的設置了。圖書課本文具都事先預備好堅壁的地方，有了敵情，連桌櫈炕蓆也都分散保存起來。經常受敵人騷擾的村莊，甚至有的自動的把舊有的校舍拆毀，把木料保存起來。使敵人燒無從燒，破無可破。

校舍被燒了，沒有適當的房子，在平原上，便在廣場上或院子裡上課，雨天在大門洞裡上課，天熱了便到濃密的樹林下去上課；在山地裡，則到山溝或溪邊去上課。冀中平原的「綠色教室」，冀西的「露天教學」，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叫起來的。但也有些

地方因氣候較冷，或其他原因，不適於「露天教學」，當校舍被燒燬之後，他們全體師生，便自己動手修築。如行唐的民校小學，大量棚地窨子做教室，既不易燒燬，又節省工料。昌宛房模範教師高明遠，校舍被敵人燒了四次，他和學生一齊動手蓋了三次。每次敵人「掃蕩」過去，教室燒得只剩下光禿的四壁，他回到村上，第一個工作，便是和學生共同清理灰土焦木，接着便上山去伐官樹林，作椽檁，木材架好之後，到山上割些草鋪上，抹上一層泥，再用荊條編幾個箔子，糊上麻紙，房子便算落成了，這樣蓋一所教室，只需花三、五天工夫，而且在這工作中，不但鍛鍊了兒童親自動手，解決困難的堅強意志，同時由於敵人的一再燒燬他們自己親手蓋成的校舍，更激發了兒童對敵寇尖銳的仇恨心理。靈壽古道小學，也有類似的實事。

敵寇雖一再瘋狂的焚燬校舍，可是他不只不能摧毀我們的學校，甚至想藉此躭誤我們的課程，都是困難的。如民國三十二年五月敵向靈壽張家莊一帶「奔襲」，張家莊小學十四間房，除了一個門樓而外，全被燒燬了。但當敵人離開張家莊的第二天，全校五十四個學生，就到了五十個，（其中有兩個病號，兩個逃到遠處親戚家沒回來）他們一到校裡，就一齊動手把殘存的門樓改修教師的臥室（因為全村房子都燒了，別處沒房子），敵人去後第三天就正式開了課。

後來，在地下建設運動開展的影響下，冀中冀西有了「地下教室」的創作，既易於隱避，又很難破壞，使得窮兇惡極的敵寇越發無計可施了。

其次在教具文具方面，許多學校沒有桌櫈，就用土坯壘成土桌土櫈，或架上木板來唸書；更有的發動學生每人編一個草墊，和書包一起揹在身上，走到那裡坐在那裏，膝蓋一蹺，便是桌子，冀中冀西，都常用這辦法。牆上的黑板壞了，作小黑板，在那兒上課就掛在那裡。孟陽李莊小學，為了減小目標，把厚而窄的木板，中間鑿了方孔，用木頭穿起來，便是一塊黑板，卸開來就成了一條條的窄木板，平時把黑板折卸成一條一條的，由學生們分別保管，等到山上上課時，湊起來便成一塊黑板，他們提名叫「黑板上山」。由於敵寇的封鎖，買不到石筆，有的小學生就用滑石磨石筆，（一三專區都有）石板被破壞了，用敵人燒燬的瓦片來代替（這在冀晉是普遍的），更在院裡場上，壘墻學書（壘狀學書，）沒有墨和粉筆，他們用鍋烟子和黑豆湯做墨，用白乾子土做粉筆，（如曲陽郎家莊）。算盤燒燬了，更用杏核草珠做「杏核算盤」與「草珠算盤」（阜平五區田字口、段莊小學）。沒有紙張抄寫或印刷課本，就把敵偽的宣傳品翻摺過來，抄寫或印刷（如懷安曲陽）。油印機被敵人砸毀了，造一個木軸，裝上三層舊自行車裡帶做油墨滾子，用舊羅底貼一個底盤，仍舊可以印講義。冀中在堡壘林立的游擊區及據點村，課本運送不便，更設了地下印刷工廠，由專人負責，在地洞裡用油印木刻印刷課本，這辦法在冀西三專區及冀中部份地區都曾得到不少的成績。在三專區更有的教師及在鄉知識份子，為了解決小學課本的困難，整天隔夜，在地洞裡給學生抄書。這種艱苦奮鬥為群衆服務的精神，更是值得敬佩的。

總之，敵寇企圖用殘暴的鎮壓破壞，來摧毀我們的學校教育，但他們的陰謀，完全被粉碎了。相反的更加深了兒童對敵的仇恨，物質條件越困難，他們鬥爭學習的情緒越加飽滿，幹部教師在新的考驗下，鍛鍊得更堅強勇敢聰明，我們的工作，仍是一天天的鞏固與擴大着，假如說，前一時期是破壞容易恢復難，而後一時期是恢復容易破壞難了。

（三）頑強的堅持了抗日教育陣地

四一年秋季反掃蕩後，我根據地周圍碉堡林立，溝墻縱橫，鞏固區空前緊縮，但由於我反蠶食鬥爭的勝利，根據地的整個工作，已逐漸通過敵人的封鎖溝墻，伸展到敵後之敵後。四三年春領導上又明確提出「堅持與開闢游擊區近敵區工作，鞏固與擴大我抗日民主思想陣地」「繼續開展對敵思想戰，粉碎敵偽的奴化教育」；在組織機構上增添了宣教助理員，加强了對游擊區教育的指導工作，在各級教育會議上都把游擊區教育問題，放在相當重要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游擊區的教育工作，展開了一個新的場面，同時學校的組織上，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教學形式，一種是抗日兩面小學（也叫抗日偽裝小學）一種是抗日隱蔽小學（也叫地下小學）。

抗日兩面小學轉化的規律，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過去的抗日小學，由於地區變

質，堅持困難，逐漸轉化，退爲抗日兩面小學，但學校始終爲我們掌握，一直進行着抗日教育。一類是我抗日小學地區變質，爲敵突擊垮台後，敵人建立偽小學，或老敵佔區的偽小學，由於我們逐漸爭取掌握教師，而上升爲抗日兩面小學。這種形式的學校，在游擊區佔有相當大的數字。據四三年完縣等十一個縣的統計，抗日兩面小學，就有一五四處，據四四年統計冀晉區一〇五八個小學中有抗日兩面小學一六八處。只行唐一縣卽有四三處。這種學校，有它對敵合法的一方面，更有其對敵非法的方面，雖然教師學生都爲我們所掌握，但敵寇漢奸經常來校巡察，因此，他們的鬥爭形式越來越尖銳複雜。首先是巧妙的偽裝，從外表看來和一般偽小學的設備裝飾，沒有絲毫兩樣，迎門常常掛着偽縣公署發下的孔子像，墻壁上貼着「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類的標語。學生的書桌裡放着偽課本，教桌上更放着「不打不記心」的戒尺。抗日兩面小學，除了聘請抗日教師而外，多在村上推出一個「應敵教師」，應敵教師多半是略識一些字的老年人，這些村莊差不多都是距敵五里到十里遠近，一般都設有崗哨，聽說敵人要來，應敵教師便爲上來代替抗日教師，有的聽說敵人來了就打着偽旗走出校外迎接，乘機掩護女生和年歲較大的學生（怕抓青年）回家，留下的都是年歲小而機警的學生，（堅壁抗日課本，平時卽訓練專人負責）敵人到了學校，應敵教師就擺私塾老先生的架子，桌上擺出偽課本，胡亂認幾個字，編一套假話，把敵支應過去就算了。在距敵過近或敵據點，敵偽經常巡查的小學，就採取另一種更嚴的辦法，如定南翟城區××村村上修有崗樓，漢奸特務敵

人，經常活動，他們怕年歲小的一二年級的學生懂事少，上抗日課走露了風聲，就只給三四年級上抗日課。一二年級光學識字，更有時讓一二年級大聲唸書唱歌，以掩護三四年級上抗日課。也有的利用風雨天，給敵人以不意，召集兒童和成人，報告時事及抗日消息。也有的乘敵偽不在意，隨時抓緊空隙，在早飯前或午睡時，傍晚，進行抗日教育。定南××村有些學生因家庭成份或其他原因，對抗日表現不堅決，恐怕他們暴露了秘密，貽害全體同學，就把這些抗日不堅決的學生，編成一組，利用派勤務或早放學的辦法，使他們和別的同學隔離，以便教授抗日課本。五專區四四年會編了一本偽裝的「四言雜字」，用木版印刷，線繩裝訂，紙張顏色看來和平常小書攤上的「四書」舊「雜字本」完全一樣，但書裡除了前面兩三頁外，裡面盡是一些有關抗日的內容，這課本在繁峙靈邱川下，既受歡迎，又沒有暴露過秘密。另外平時他們更經常有計劃的教學生一些應敵的技術，並不時抽查測驗，敵人眞的來了，便能對答如流。如冀中七分區的一個小學生，當特務在村上搜查小學教師，特務問他：「這裡有先生嗎？」他便很巧妙的答：「你是看病呢？還是算卦，要看病西頭有個長鬍子的老先生，要算卦這村裡可沒有。」弄得本來生着氣的特務，却禁不住笑起來，對他沒有一點辦法。曲陽縣××村有個十二歲的小學生，當敵人把全村的人都圍在廣場逼問村幹部是誰的時候，他說：「我爹就是幹部」。敵人高興的走過來，急問：「你爹是那個，他是什麼幹部。」那個小學生答：『他是「保甲長」』。答得敵人搖着頭說：「中國人！沒法子的！」更有的教兒童當敵人

到了校裡，摸頭上臉，要糖要畫，故意和他們接近，裝出一點也不怕的樣子，但當敵人離開，他們的小臉馬上就嚴肅起來，扔掉糖菓，撕碎畫片，孩子們在火和血的鬥爭中，他們雖然年歲還小，但懂得了仇恨！

抗日隱蔽小學——有些地區因為敵偽進行殘暴鎮壓，燒房抓人，製造駭人的屠殺慘案，抗日兩面小學不能存在；也有些據點村或近敵區，政權傾向於我或為我所掌握，敵人不讓成校。在這兩種情況下，為了堅持與擴大抗日民主教育陣地，便出現了抗日隱蔽小學的形式，這種學校，對敵偽說來，是完全非法的，因此，頂重要的是加緊崗哨，力求隱蔽。昌宛房高明遠小學，所以能堅持幾年不垮，其主要原因，是小學生的崗哨與村上的游擊小組的崗哨聯系密切，崗樓上有什麼情況，不出幾分鐘，就可以傳到校裡來。因此雖敵偽一連「掃蕩」二十次，除了把房子燒掉而外沒有一點損失。在五一「掃蕩」前，冀中不少縣份會普遍採用的「分組教學」的辦法，把學生按年齡、性別、街道、職業分組若干小組，每組五人至七人，由教師選拔高年生，或由他們自己推選同年級的優等為導生，(也有叫組長的）在教師指導下，給各小組上課，並設有崗哨通訊員與教師聯系。各小組在一定的範圍內，自己找上課的地點，游擊區有些村上破廟裡，大門洞裡，炕頭上，隨時都可以看到幾個孩子在那裡玩耍，不知底細的人，誰也不知道那就是一個學習小組，正在上課呢。有些崗樓林立地方的高級小學，同樣採用了「游擊教學」的方式，今天在這村上課，明天又另到一村上課，青紗帳期間，就到田野裡去上課，每天放

學時，教師便將明天集合的地點，告訴各村的小組長，等第二天吃罷早飯，學生們在小組長家集合，便一同到指定的地點去上課，這樣使敵無法掌握規律，很難加以破壞。但這種教學須要注意的是各小組的活動，尤其是學生，每天上學要通過敵的碉樓，如沒機靈的應敵方法，便會遭到不應有的損失。在曲陽七區第七完小，模範教師盧若華，在進行游擊教學時，曾提出「女生婦女化」「男生農民化」的口號，他讓女生的裝服，儘量和農婦一樣，（糾正了過去又瘦又長的特殊服裝）。男生儘量和農民服裝一樣，每次上學時，必需預先想下一套應敵的辦法，如女生包着包袱裝做去姥姥家，男生冬天揹着筐拾糞，年底他們便揹着褡褳，帶着賬本，扮做討賬的商販。更有時一小組的學生套上一輛大車，讓女生坐在上面裝作串親去上學。另外他們還聘請了附近各村的在鄉知識份子和士紳，組織學校委員會（和董事會差不多），學生到那村上課，就由這村的委員幫助解決房子問題，這對學生的安全上，也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平漢路沿綫，有些據點或碉樓村的小學，為了嚴守秘密，在村上選幾戶政治上特別堅定的人家，讓學習小組在他們的家裡上課，教師學生都預先和房東講好關係，敵人來時，對這家的老年人叫爺爺、奶奶、大娘、大伯，對年輕人叫哥哥、姐姐、嫂嫂等，他們把這房東叫「堡壘戶」。也是一種相當有把握的隱避辦法。

冀中「五一掃蕩」中，在據點村碉樓村殘酷「清剿」的情況下，更創造了許多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奇妙的辦法，如安國××村小學教師化裝貨郎，沿街叫賣敲梆集合兒

童學習，定南××莊教師隱避在小雜貨舖裡，使兒童們偽裝打鹽賣醋，以進行個別教學。當學校教育和地道戰結合起來之後，好些地方都實行「洞口教學」，在有洞的屋裡集體上課，一有敵情，馬上鑽進洞去。更有的學校由學生自己動手建設「地下教室」，在地下教室裡，有茅房，有藏書的地方，有放燈油的地方（因在洞內要放大量燈油備用），更與房上秘密碉堡相通，隨時可以上去瞭望。在洞內也築有工事，以防敵人萬一鑽洞，好給以打擊。雲彪北高昌村的地下民校教室，長七八丈，寬約二丈五尺，留有向陽通風的窗戶，可容二百餘人，它的優點是：第一地下暖，不寒冷，安靜，學員能專心學習。第二可免去村烤火費的開支。第三地下暖，人集合快，不浪費時間。三專署對游擊根據地曾提出「成立學校，首先要建設地下教室」的號召，因為它與群衆武裝相結合，便提高了羣衆堅持抗日教育陣地的信心。比如在曲陽七區南故張村，當二百多個敵人來包圍村子，在村裡街上挨門搜查、抓人的時候，他們一樣安閒的在地下教室內上政治課。的確，由於地下教室的創造，對碉樓村近敵區教育工作的開展上作用是很大的。在這鬥爭中，也證明了無論環境如何慘酷，兒童并不會因受抗日教育而增加危險，也不會因小學暴露目標給村上增加災難。相反的因兒童保守秘密，幹部更有保障。因兒童入學後，不僅家長關心，小學教師及村幹部關心，每個家長都互相關心，而且因為他們經常學習應付敵人的方式方法，他們更加愛護抗日幹部，因為他們有嚴密的組織，不再是街上亂蹦亂跑的愚蠢無知的孩子了。

（四）抗日民主教育是這樣進行的

隨着所謂「燬滅掃蕩」與「三光政策」之後，敵寇企圖進一步滅絕我民族意識，在根據地邊緣地帶及廣大游擊區，以無比的惡毒手段，開展所謂「大自首運動」，屠殺我上千上萬的同胞，用盡了人間一切惡毒的酷刑，妄想逼迫我軍民屈服。針對着敵寇腥血的「大自首運動」，我邊區各地，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軍民誓約」運動。從七八歲的兒童到白髮蒼蒼的老人，無例外的都捲進了這個運動的熱潮，在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邊區各地所有的村莊，普遍的舉行了莊嚴隆重的宣誓儀式，如靈壽二區參加宣誓人數，達全人口數百分之八十五。更把「軍民誓約」的原文普遍寫在邊區所有村莊的街頭的墻壁上，讓邊區每個公民誦讀，軍民誓約原詞如下：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是中華民國的軍人，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我們國土的時候，爲着中國人民的利益，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我願遵守軍民公約作如下宣誓：

一、不做漢奸順民，

二、不當敵僞官兵，

三、不參加僞組織維持會，

四、不替敵人漢奸做事，

五、不給敵人漢奸糧食，
六、不賣給敵人漢奸貨物，
七、不用漢奸鈔票，
八、愛護抗日軍隊，
九、保守軍事資財秘密，
十、服從抗日民主政府，
以上誓約，倘有違犯，願受軍紀法令制裁。」

圍繞這一中心，更把幾年來「掃蕩」中英勇的事蹟和氣節英雄故事，如「狼牙山五壯士」「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民族之母馬老太太」用圖畫、大鼓、故事、詩歌、小調向群衆廣泛宣傳開去。在民校中把這些民族氣節英雄的故事和「軍民誓約」，做為主要的宣講教材，在進行識字課本時，先學誓約上的文字，這個空前大規模的氣節教育運動的影響，烙印在邊區人民的心裡，永不磨滅。甚至連五台跑泉廠，阜平下莊子，一些山溝小道的婦女，都能把「軍民誓約」背得爛熟。

同時兒童方面開展了「五不運動」的教育，在兒童團的領導下，要求每個兒童團員，一定要會背唸「五不誓約」，並切實遵守。

五不誓約原文如下：

一、不告訴敵人一句實話，

二、不報告幹部和八路軍；

三、不報告地洞和糧食，

四、不要敵人東西，不上敵人當，

五、不上敵人學，不參加敵人少年團。

在小學課程中，特別强調「不告訴敵人實話與掩護幹部軍隊」，並把這些內容，用各種形式，滲透到小學課本中去。

在教學方法上，因爲環境殘酷，鬥爭尖銳，情况瞬息萬變，單憑教材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這情况下，各地又創造了下面兩種機動而有力的辦法，一種是「實事教學」，一種是「反駁教學」。

「實事教學」是抓緊每一時期的鬥爭實事，向羣衆進行教育，如在敵寇「淸剿」「掃蕩」瘋狂燒殺之後，召開控訴復仇大會，或爲死難的父老姊妹開追悼會，用當前的實事，揭發敵寇的殘暴和陰謀，以激發羣衆的仇敵義憤。靠近平漢路某村，當村上房屋被敵人燒燬之後，小學教師講解敵人燒殺的殘暴，許多小學生們都偸偸用石灰塊、粉筆，在被敵人燒過的所有的牆壁上磚塊上寫道：「我們不能讓他白燒」。平山某村當小學生×吉慶被敵人殺死之後，教師就把這實事仔細講給兒童聽，有不少同學竟被感動得掉下淚來，要求爲×吉慶報仇。在曲陽西河流小學，敵人曾給兒童講：「希望你們好好學日語，將來可以作翻譯官賺錢發財…………」，並給了孩子們一張十元的僞鈔。敵人一走

，教師孫貴元馬上問兒童們說：「給日本鬼子作事的是什麼人？」學生答：「漢奸」。他又問：「敵人給你們錢，叫你們好好學日語，這是什麼意思？」學生一齊答：「是想收買我們當漢奸，我們不能要他的錢！」說着大家就上去把那張十元偽鈔撕爛了。竇中高陽×村的抗日兩面小學，過陽曆年的時候，敵人強迫教師帶領全校學生，到炮樓上給敵人去拜年，敵人給了學生許多糖菓，回到校裡，許多學生都在課堂吃敵人給的糖菓，教師便問：「糖是誰給的？」學生答：「日本鬼子」。教師又問：「日本鬼子是什麼人？」學生答：「敵人」。教師問：「為什麼叫他敵人？」學生答：「因為他們殺人放火。」教師又問：「他燒了我們的房子，又殺我們的人，現在給我們糖菓，我們該怎麼樣？」學生們被這話激得憤怒了，大家都把糖菓扔在地下，恨恨的用脚踩爛它，誰也不肯吃了。這對兒童的教育意義，是任何教材所不能比擬的。

「反駁教學」—在抗日兩面小學中，有的地方抗日教材困難，或因為敵人監視過嚴，用抗日教材怕出危險，他們就利用偽教材加以正確的反駁，提名叫「反駁教學」。這種辦法，同樣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定南東旺村小學，把偽課本上「把鄉村的東西，運到城裡來。」改為「把城裡的東西，運到鄉村來。」並說明這是敵寇掠奪物資的陰謀。講偽課本中「新建設」一課時，教師就領着學生們到新燒了的房子邊去看，並問他們．「這是誰燒的？」學生們氣憤的說：「日本鬼子」，教師又問：「像這樣的新建設好不好？」學生答：「不好！」教師問：「我們對他的『新建設』應該怎樣？」學生們一齊回答：

「我們堅決反對！」講偽課本裡「中日親善」一課的時候，敎師卽問：「咱們村裡這半年來死了十幾個人，是誰殺死的？」學生答：「日本鬼子」。敎師問：「他殺的是什麼人？」學生答：「中國人。」敎師問：「這就是日本鬼子所說的『中日親善』，你們贊成不贊成這種『親善』？」學生答：「我們反對這種『親善』……」。望定縣會針對敵偽最反動的修身課本，編了一本「反駁課本」，用正確的態度，揭發了敵偽課本欺騙麻醉兒童的陰謀，如講敵偽所謂「王道樂土」時，就把敵寇捉住中國人灌涼水，灌辣椒水，喂洋狗，指甲上插竹籤，以及他們造的「無人區」「人圈」「閻王殿」等都介紹出來，這敎材不但敎育了學生，同時也敎育了敎師自己。

此外，有的小學爲了幫助村上寫情報，給兒童上識字課時先學「炮、槍、挺、發、敵人、偽軍、鬼子……」等字(如龍華東古縣村小學)，上政治課時，針對着當前對敵鬥爭，宣傳要點，通過學生，告訴學生家長，每一時期應注意什麼(如孟陽潘家莊小學麥收時，宣傳快收快藏)，在鬥爭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同時也都是群衆非常歡迎的做法。

(五) 瓦解與爭取敵偽小學

自從四三年秋季以後，由於游擊區全面工作的開展，許多點碉溝墻間的小學，名義上雖然是敵人設立的，但實質上絕大多數，都掌握在我們的手裡，堅持着抗日民主的

教育。當敵人察覺了這一點的時候，馬上想出了一套新花樣，把點碉附近各村的偽小學一律取消，並規定以後禁止成立，另外在敵據點村或崗樓上設立一個小學，強迫各村保送學生，這就是所謂「集中小學」。經費照舊由各村分攤，教師一般都換成外籍人，他們不少是特務，或受過「新民」訓練的「新民會員」。一般都是由敵偽直接委派，也有小部份是「大鄉」「推薦」的，課程除和一般偽小學相同外，另添了日語和所謂「新民知識」。

對敵偽的所謂「集中小學」，我們是這樣瓦解的：首先採取了軟磨的辦法，延遲不送兒童入學；一方面把村中的「合法」小學，用明散暗不散的辦法，隱蔽起來，改成分組教學；一方面當偽「集中小學」要學生的時候，就藉口「八路軍不叫孩子們到炮樓上去上學」；誰家孩子上學，誰家裡受不了」，「年成不好，外村上不起學」，「孩子們要在家裡幹活，不幹活沒飯吃」，「八路軍不斷來往，孩子們不敢上學去」……等拖延時日，不送兒童入學。這樣偽「集中小學」雖然成立了，特務教員常常一個人在崗樓上當「空軍司令」。日子久了，看看成不起來，沒辦法，也就讓教員回去了。

但也有不少地方，當我們的第一步取得勝利之後，敵人惱羞成怒，使用武裝力量進行威脅，聲言突擊包圍村莊，抓捕少年兒童，以致引起羣衆的不安與驚惶，十專區三專區不少地方都發生過這樣的實事。這時我們就主動的變轉鬥爭方式，讓村幹部選擇一部份家長可靠，有抗日教育基礎，不易受敵人痲痺的兒童，送去上學，暫時應付，以緩和敵

人的突擊包圍。當偽「集中小學」裡已有了相當數量的學生，敵人對他們監視是非常嚴的，如偷聽教員講課，在學生中發展小特務，甚至企圖通過學生，調查村中情況，調查幹部。因此，這時掌握教員學生，就成為一個嚴重的任務。

掌握與爭取偽教師：有的地方將偽教師分類研究，具體掌握每個教師的特點，然後確定怎樣爭取的方針，一般本地的偽教師，爭取較容易，如通過他的家屬或親戚，慢慢搞通關係，到一定程度時，可以叫出來，進行個別談話，給以適當的任務，如向我報告消息，秘密進行抗日教育等。同時通過學生進行檢查。在可能時，可以用裝病請假的辦法，到根據地參加教師訓練班（冀晉邊緣縣份差不多每次六六教師節都有偽教師參加）。要是外籍教員，就通過各種關係，到他家鄉調查，或由他原籍的政權團體，將他的出身情形調查清楚，轉移過來，我們的工作人員，再根據這種情形，必要時就直接找他談話，如偽小學在崗樓或據點內，就利用「兩面村幹部」和他通訊，以達到爭取之目的。這辦法在十專區好多縣份都採用過。當一個偽教師和我們有了聯系之後，還可以通過他，用同學同事的關係，說服教育別的同事和我們發生關係（如孟平），有的偽教師不易爭取，我們就讓學生與學生家長以「合法」的方式撤換他，換上我們的教師。這辦法在曲陽有部份村莊是這樣做的。對敵人委派的特別壞的特務教員，當一再爭取沒有効之後，就配備武裝，予以適當的打擊。如平漢路王京車站附近之某偽小學偽教師，對我爭取他之信件，置之不理，我們便乘敵人不備，把偽教師抓了來，偽小學從此也就

垮台了。

掌握學生：一般僞「集中小學」的學生，都是互相抽調着上抗日隱蔽小學。有的白天到崗樓上聽講，晚上到地道裡聽課。當敵人突擊過去，情況比較緩和的時候，就組織學生裝走親、生病、下地做活，請假不去，或把學生分成兩部份，輪換上學，隱蔽小學的教師，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機會，給上僞「集中小學」的學生上課，揭穿敵僞的奴化教育內容，同時更可以在僞小學學生中，有計劃的培養幾個堅強的小幹部，加强其個別教育，使他來監視個別落後的兒童，或領導進行對敵鬥爭。如肅寧縣××村僞「集中小學」，有一次敵人向兒童宣講「大東亞共榮圈」時，學生們先暗暗傳了信號，小幹部一擠眼，大家便一齊喊：「咱們大東亞共睡吧。」立刻都睡倒了。又如高陽縣××村，敵人強迫學生們進行强化治安運動回來說：「你們辛苦大大的。」學生們都背起雙手學着敵人的樣子說：「沒法子的！沒法子的！」一哄而散了。定唐小三丈（距平漢路二里）利用隱蔽小學的學生，刺激上「集中小學」的學生，見他們從炮樓上下學回來，就向他們刮臉皮，罵他們「小漢奸」，弄得僞「集中小學」的學生，誰也不去上學了，學校便這樣垮了台。曲陽下河鎭的僞「集中小學」是在敵人大屠殺威脅下成立起來的。共有四五十個學生，但大半都是我們挑選的機警能幹的小學生。敵人這個據點，本來設備很嚴密，實際情況很不容易偵察，自從成立了「集中小學」以後，好多小學生都成了我們的小偵察員，隨時給我們報告崗樓內部的情況，這樣一來使得敵人對他們非常懷疑，禁止

他們在崗樓到處亂看，他們更故意張望，最後敵人沒法，就不讓他們回家，晚上睡在崗樓上，恰好這時候崗樓下殺了幾個人，學生們又想出另一個應付的辦法，晚上故意裝着胆小怕鬼，哭喊：「你看那個沒腦袋鬼來了！」後來，又有的晚上睡醒了覺，半夜三更的就喊：「八路來了，俺怕！你看他們不是爬在濠外嗎？」弄得敵人又麻煩，又害怕，沒辦法，只好把小學解散了。

還有些地方，把瓦解僞小學與武裝鬥爭結合起來，在學生上學下學時，教小學生接地雷觸箱上的鐵絲，或故意打槍擾亂，讓小學生向敵人報告「八路軍不讓到炮樓上學」。讓教師出來活動，也故意打槍，讓學生報告敵人，「教員被八路軍綁走了」。這樣使僞「集中小學」轉爲抗日隱蔽小學。更可以利用敵僞矛盾（如僞教育科，因「集中小學」人數少，抱怨敵人），指使各村窮苦出不起經費爲詞，一齊向僞教育科要求，慫恿僞組織仍在各村設校，或定一個日期一齊都不上學，而敵人亦因勒索困難，無力支持僞「集中小學」，便不得不「下令取消」。

（十八）殘酷鬬爭中的教師與兒童

由於整個工作的開展，帶起了教育工作，同時，因爲抗日民主思想陣地的鞏固與擴大，也推動了其他工作。淸苑四區有些村莊，在敵人大燒大殺之後，工作表現着嚴重的

右傾情緒，遇事總怕露頭，以致有一時期各種工作，陷於停頓，但當村幹部看到小學堅持鬥爭的勝利之後，給了他們很大的鼓勵，這一偏向很快便糾正了。四三年春季，曲陽七區民校小學的圍着敵人的點碉，發動的「歌詠攻勢」（後來偽軍也唱起來了），也起了同樣的作用。在冀中七分區，敵人不斷「清剿」燒殺，環境非常動蕩，但由於小學的堅持鬥爭，對羣衆情緒的穩定作用是很大的。此外，全村兒童在一個學校裡上學，大家利害一致，互相關心學校裡的兒童，更促進了全村的團結。

小學生本身，在對敵鬥爭上的貢獻尤其驚人。他們利用課餘時間，配合自衛隊站崗，或爲掩護教學及各種聚會放哨（有的放節節哨，有的放偽裝崗哨），已經是小學生們非常慣習的工作。因爲他們認眞負責，一般人又不注意他們的活動，常査獲敵探漢奸，如完縣、唐縣、曲陽，三縣的小學生，截止到抗戰第五年時，就捉住眞正的漢奸九十人，漢奸嫌疑犯四百三十二人。

在冀西冀中多數縣份，建立了教育通訊網，由小學生傳送書報文件，傳遞旣迅速，又不致遺失，在環境殘酷地區，爲了保持通訊網的秘密，創造了不少偽裝暗號的通訊辦法，在近敵區村莊，常由小學生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到據點村莊，散放宣傳品，做偵査工作。

在開展交通戰時，他們配合了破路的工作，一面喊着：「多流汗、少流血」的口號，一面挖溝，一九三九年曲陽小學生，參加破路十七次，共參加一千零六十四人，在這

工作中，還擾敵五十次；定縣破交三十四次，共參加五百六十四人。一九四〇年武强獻縣饒陽博野破交時共參加小學生一二一一五九人，經他們的小手破路共三八九·五里。

當敵人進行「掃蕩」「淸剿」的時候，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給敵寇以打擊。如曲陽賈家口小學的「拗敵運動」，偸拉敵人的洋馬，偸敵的大米，平山××村溫新順到炮樓上偸敵人的文件，×莊小學生馬耀山，敵人把他抓到堡壘裡，用口袋偸出敵人的子彈，定唐卜晏如小學（一個緊靠平漢路的村子）的小學生，民國三十四年春一個月內就拔了道釘三百斤。（卜晏如已於四四年被敵毒死在地道裡，壯烈犧牲了。）

特別是在白熱化的鬥爭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應付敵僞保守工作秘密，如何掩護教師和抗日幹部，一個陌生的人，到村裡想從小學生口裡問出小學在那裡，先生是誰，村幹部叫什麼名字，是非常困難的。當敵人包圍村莊，强迫全村的人站好隊，讓兒童來認自己的家長時，他們知道先將不是本村的人（或自己不認得的人），認做自己的叔伯兄弟姑嫂，那些到村裡領導工作的縣區幹部在他們的各種方式掩護下，不知有多少工作幹部化險爲夷。只據定南第二十高小的統計，八年抗戰中，在敵僞的血爪下，曾營救了二百四十個各級幹部，解救了二十多個被迫去受敵訓的同學。爲了抗日幹部的安全，他們不顧自己犧牲流血，冀中武强××村小學生溫三玉爲了掩護藏在地道裡的區小隊，五個手指血淋淋的被敵人一個個用洋刀剁下來，他還堅決不說。雁北繁峙六區謝子坪的三保子，在學校裡剛講過五不運動之後，一天，他和家裡的人剛送走八路軍，敵人就來了，問

他，八路軍往那裡去了，他堅決回答不知道。最後，敵人把他扔在一丈多高的崖下，也沒有問出一個字來。敵人包圍了曲陽七區××村，把全村的人，集合在廣場上，為了搜查抗日幹部，進行「拔像」，當場已挑死了兩個人，當又拖出幾個人來訊問，在小學生李占兵面前走過的時候，他還輕輕把那人的衣襟一拉說「×××：記住！軍民誓約！」敵人有一次在安國××村抓住了三個小學生，問村長的名字和住址，第一個不說被挑死了！再問第二個還是不說，又被挑死了！再問第三個依然是不知道！三個孩子，為了村長的安全，同時犧牲在暴敵之前，流盡了他們純潔的鮮血！類似這樣可歌可泣的史蹟，是說不完寫不清的，有人說「晉察冀游擊區的孩子不會哭。」的確，我們很少看到他們在啼哭。當他們一起學習工作遊戲的時候，是那樣天真活潑，聰穎愉快。當他們站在敵偽面前時，又是那樣沈着機警勇敢堅定。他們是鬥爭肥饒的土壤裡開放的美麗的花朵，是殘酷鬥爭中經過考驗的小戰士，是我中華民族最值得驕傲的新的一代。

另外我們教育陣地上的射擊手小學教師們，為了堅持抗日民主教育陣地，在平時由於敵寇的破壞，忍受着有史以來未有的物質條件的苦難，有的半月十天吃不到鹽，吃不到菜（如阜平六七區部份村莊教師）沒有衣服穿，沒有被子蓋（如廣靈高莊教師劉貴存），常常整年連鞋也不能脫，睡在潮濕的地洞裡（如定南××村小學），更有的一連三四個月不能回村，一直在田野裡堅持工作。（安國××村小學教師李××）。

在「掃蕩」「清剿」的時候，他們大多數都參加了村上的游擊村公所的工作，更有

不少的放下教鞭，揹起大槍挎起地雷，成了游擊組的組員、司務長、文化教師、指導員、游擊村公所的秘書，直接與敵人搏鬥（如阜平王快鎮六高校長劉力生，阜平城廂教師郜子南，唐縣中迷城小學教師張國信，平山文都河中心小學教師周國慶……等都是），當冀正與敵人遭遇的時，他們又是那樣的勇敢堅定，四三年秋季「掃蕩」中，易縣九區桑崗村小學教師梁勝業，在一個山頭上和幾個村幹部幾個游擊組員，一起被敵人捉住了，敵人當場打死了幾個村幹部，刺刀緊逼着梁勝業的心窩，想用死的恐怖，來威脅他說出堅壁的糧食和抗日幹部，他用鋼鐵般的聲音，回答了無恥的法西斯匪徒；「不知道，要殺就殺！！」當敵人向他開槍射擊的時候，子彈臭了，沒有響，他趁勢拾起一根棗棒，恨恨的向敵人打去，棗棒被打成三節，雖然他到底英勇犧牲了，但敵人也受了重傷。緊峙老漢坪小學教師任彬在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拂曉，被敵人包圍在他的臥室裡，他拿起斧頭，英勇和四個敵人肉搏，砍斷了一個敵人的腿，砍壞了一個敵人的背，其餘兩個敵人，也被打得遍體鱗傷，他才壯烈犧牲。這只是其中的一兩個例子，像這類的英勇史蹟（如五台台露寺教師郭勇任河樟村教師邸瑞成……）舉不勝舉。八年敵後的抗日民主教育陣地，是這樣的堅持下來的，我們說，只有在政治民主自由的地區，才能產生這樣許多偉大的民族戰士，也只有像這樣一群英勇的射擊手，才能堅持並擴大我們的抗日民主教育陣地，直到勝利的今天。

（七）一個崗樓村的抗日小學

安國縣××村自從修崗樓以後，小學教員老李便利用化裝隱蔽的辦法，在青紗帳季節將學校搬到村外去，學生們出村入村，都根據着當時情況運用着巧妙的化裝：出村時，在前邊的是當夫的打扮，後而有揹着筐裝割草的，有揹着套，裝套水車的……遇着敵人，前邊的說：「修工的幹活」。後邊的就拐灣躲避了。進村時，揹着鐵鍬，遇着敵人，嘴裡就嘟囔：「叫你們修工，偏要他媽的偷着做活！拿着你們這鐵鍬，看你回來不回來！」敵人一看，便知道這是到地裡催修工的，也就不阻止他們。每次在出村入村時，小學生自己都會想一套辦法，對付敵人。

年歲大些的學生，晚上受到敵人清查戶口的盤查謾罵，說他們是「小八路」，感到在家睡覺很危險，都偷偷揹出被子，和老師在一起到野外睡覺，他們爲避免敵人晚上的巡邏圈，常常淌過沙河，到河北莊稼地的窪處去睡。

學生們割草上課，跑來跑去的鬧了一天，晚上就很睏了，老師把他們分成幾個小組，夥蓋着被子，等他們睡好，再到四周聽聽動靜，看看地形再睡。早晨，總是起得很早，警惕着拂曉敵人的出動，天明的時候，還要看他們醒的快慢，是否撒迷怔，有時還進行游擊的演習。

他們的組織很健全：有放哨組，在樹上瞭望着敵人的動靜，每個年級有正副分隊長指揮行動，下分幾個小組，有正副小組長，有導生，有通信員，……每個學生都有一定的任務。上課前，每人先割滿一筐草，割草時那年級有那年級的地區，各組各人都劃分得很清楚，誰也不侵犯誰的範圍，非常有紀律。一到割草的時間，大家都很努力，看誰割的快，誰割的多。估計誰都能割滿一筐草的時候，老師就讓那樹上的放哨組用訊號通知，停止割草「噹！噹！噹！」敲鐮的聲音連續着三響，各組各班各人都趕緊收草裝筐，收拾好了，就由小組長維持着秩序，導生領導着學習，老師給那個年級上課，就把鐮敲幾下（敲幾下就是叫那個年級）。這個訊號傳出後，就可以看見從這邊高粱地裡鑽出一個，從那邊豆子地裡鑽出一個，一個一個的，……到規定地點去集合。那些滿頭是汗的小孩們，一會兒就集合全了。老師常常因為他們這種堅持學習的精神感動的流下熱淚！

他們的課程很簡單，國語、算術，政治課，國語課每天學兩個字，（實際學的比兩個多）做到會念、會講、會寫、會用，寫字時，用小棍在地上寫，有時在沙土裡寫，導生批評好壞。算術主要是心算，如：一個人割草能供給兩個小驢吃，十五個人割草能供多少小驢吃？這些問題有的是老師出，有的是導生自己想的，政治課主要是出題，讓大家討論，如出村進村怎麼着化裝？敵人來時怎麼說？由導生領導討論，不知道的，導生再回去問老師。課程都是很靈活的，用的時間也很短，一般是利用割草的休息時間

進行。

課程完了，有時他們就開個娛樂會，講實際的兒童故事如：「咱縣城西×××村，早就有了崗樓，人家那個村的小學生們可好啦！在村外上課，化着裝，什麼樣的都有，誰都看不出他們是學生來；遵守紀律，又受領導，那個村的小學生們辦法眞多……就不給敵人當奴隸！日本鬼子一點法也沒有！……」有時教小孩學啞叭，學了以後做試驗，乘他不備的時候，在他背後大喊一聲，「咳！」倘若回頭或一縮脖子的時候，就算沒有練好（啞叭多數也聽不見），有時老師唱着戲，光拿架子不出聲，大家非常愉快。

每天下午回村以前，開一個檢討會，那班紀律好、生產好、學習好，那個人違犯了公約，兒童團長當主席，老師指導。

他們還在沙河邊上打柳條，老師教着他們編笊籬，三四年級的大學生都學會了。

三個月的光景，教師老李，沒有進過村，每天都是學生們給他送飯，學生家長也很關心他們的李老師，給他做好的吃，——麪、餅、餃子，有時老太太還給他們送水、報信、起初，這家送那家也送，一天有好幾家送飯，後來才規定了個辦法，讓他們輪流送飯才好了，雖然再三動員不要單給做好的，但是他的飯總是好些。

靑紗帳落了，野地裡不能隱身，經他和學生們的集體研究，找出了新辦法，就將學校轉移到村裡。

老師變成了「賣油郎」，他担着一頭是黑油，一頭是雜貨，（大取燈、木頭球、蘸

鳶帛、爛套子、梳子、篦子、亂頭髮、洋針……）的担子（是三個月的優待米置備的）走到那背靜的街上（學生上課地點），放下担子，把梆子敲幾下後，（敲幾下叫第幾組）就看見那買針的，買綫的，打油的，拿紡綫簍籮的，推磨的，做鞋底的……一個一個的，向着他的雜貨挑接近；那個拿着黑油罐站在担子邊的小孩，就是放哨的，他是一面聽課一面放哨，如果發現敵人，那個小孩就開始發牢騷：「這個票還算破！你爲什麽不要？真不開眼，不要不打你的油了！」那個拿着篦子的女生也說：『這個篦子五塊錢還不賣？我娘只給五塊錢，不賣還不買了哩』。因爲學生們都有僞裝，就各用各的法慢慢的分散，遇着這個事，附近老太太也出來配合，買這個買那個的說一陣就分散了。

他們的上課，仍然是分小組，老師直接上課，導生領導練習，課程比較簡單，時間也很短，完了就各做各的活去了。老師到小組裡，首先檢查他們生產情形，有時就和他們研究生產技術，對女生就研究紡綫子怎樣出綫勻使，怎樣做針綫活。讓他們研究，老師評判，對男生就研究怎樣推碾磨，學編蓆排子，年歲小的就講怎樣拉孩子放羊……他們這樣做，一面爲生產，一面也減小了目標。縣裡的張同志去看他們的時候，半天沒有發現一個學生，其實那些學生都是從他眼前經過的。他走到上課的地方，仍然聽不見動靜，到屋子裡一看，才大吃一驚的笑起來，原來那些各色各樣的人都是學生。

他們對敵人强迫成立的樹樓僞小學，也在掌握着，上僞小學的小孩，每天都要向抗日小學的學生作報告，今天講的是什麽課，僞教員怎樣講的，他們都進行批判，自已不

明白的就告訴老師，等老師說明白就告訴上偽小學的小孩。他們也常和偽教師作鬥爭，譬如：偽教師講：「鄉村裡的人，把東西送到城裡去」，學生們就亂嚷，恨恨的說：「偽什麼不把城裡的東西送到鄉村來？」偽教師說日本好的時候，他們就亂在下面「哼！哼！……」的亂咳嗽；有時直接提出理由說：「你講得這個不對！……」刺激的偽教師臉紅脖子粗的，偽教師急了要打他們，他們就羣起反對，有時就約誰也不去上學，鬧的偽教師只好辭職不幹了。一個十歲的小孩，他都會用威脅的辦法去教育偽教師，他說：「你看×××淨幹壞事，不是死了嗎？你可別幹壞事！」偽教師們開會的時候，常常這樣說：「你不服，你到×××村試試！」最有意思的是小孩們利用做游戲的方式教育偽軍，當偽軍們到小學去遊逛的時候，他們很自然的形成一個故事，一個年歲較大的孩子，照着年歲小的孩子「騰」的一拳，嘴裡說：「看他媽的你行我一身膿帶（鼻涕）！」另外過來一個小孩打抱不平，「你這麼大個子打人家，你欺侮弱小民族嗎！」那個就說：「咱們還是一家子呢，你向人家他媽的，你眞是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那個說：「你他媽的讓我帮助侵略嗎！我不能像你那樣喪良心！」偽軍見到這個事，扭頭就走了。可是有個偽軍深受感動，每次他都看到底，他在這村住了半年多，沒有向老百姓要過一雙鞋。

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

（一）群衆的需要

生產教育在事變前，雖然也曾爲一些熱心教育的人士，一再提倡部份地區與學校，也曾作了實際的努力，但由於政治條件之限制，以及統治階級傳統的舊教育觀點的束縛，很難收到什麼效果，事變後晉察冀邊區自開始恢復教育建設的時候起，即不斷進行了教育改造的工作，提倡學生參加生產勞動，但一般教育工作者，對這問題，還拘於陳舊的教育觀點，了解與認識不足，未能引起普遍的注意，到民國二十九年邊區大水災以後，在冀中廣大平原上都是麥田，爲了配合保護麥收工作，動員兒童參加了護麥的宣傳，與組織兒童動手參加麥收工作，以及民國三十二年北嶽區由於旱災的影響，人民生活困難，兒童必需參加生產，兒童教育如不與組織兒童生產結合，小學就很難堅持教學，使一般教師就不得不注意這一問題。就在這年，更明確的提出加强生產教育，開始進一步打破了舊型正規化的思想，總之從民國三十三年起，在毛主席「組織起來」「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號召下，邊區勝利的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本身也得到了新的

發展。

實施生產教育以後，家長們說：「現在的小學比過去好多了，學唸書又學做活，眞是文武雙全，現在的小學眞是莊稼人的小學了，」紛紛送子女入學，小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民校講生產常識課時，羣衆反映：講這個眞有用！大家都愛聽，因爲教育內容與勞動結合，更密切了教育與勞動人民的關係，適合於廣大人民的需要，因而也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擁護與支持。

(二) 教學的組織和時間與生產相適應

邊區人民絕大多數是農民工人，他們是生產勞動的直接担負者，他們的子女，因生活貧困也不得不在一定的時間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這樣想讓他們眞正得到受教育的機會，首先要克服生產和學習在時間上的矛盾。

掌握生產規律在生產之餘進行學習。一般的工農均在晚上學習，婦女因爲照顧到家務，多在中午學習，更利用冬季的農閒進行冬學運動。這已成邊區普遍的事實，這裡要着重介紹的，是教育與生產活動中的小空隙極緊密的聯系着，並利用生產的集體場合，更多的發揮了教育的效用。如阜平、法華、草廠口、高阜口等地修灘時，民校教員利用集合或休息時間，進行讀報講時事，各地生產情況，模範例子，很受羣衆歡迎。齊工部

天，人特別多，就講比較重要的問題。灘委會主任及各小組長，都兼負領導學習的責任。有些青年灘員，一有休息機會，就在地上畫字或擺石子練打算盤。平山西黃泥修渠時，有二百上下人，每段都有教員，每天兩次休息時間，就是學習時間，內容包括讀報、認字，生產知識，政治問題等。

撥工組的學習更爲普遍，鄧邱姬紀海撥工組，開始時是他和四個青年自願組織起來的。隨了生產集體化，學習也就搞起來了。首先自己定了學習紀律：一、每天識字兩個，二、民校上課時都到，三、幾天學會一個歌子。小組內有宣傳員一人，給他們讀報，教他們識字。他們撥工在一起，學習也在一起。到冬學開始前，最少的識八十多字，姬紀海能寫便條，看群衆報，記賬。鄧某（外號自來得）原只識百來個字，担任糧秣委員，努力學習，到秋天徵收統累稅時，已能寫簡單信，開路條，記賬，打算盤，看群衆報了。他們學習成績好，是因爲學習方法好，一、互相問，二、宣傳員領導複習提出學過的字，問題大家解答，有時就目前事物寫字教大家認。

兒童同樣在生產時間堅持學習，在上工時，讓他們輪流集體上課，在農村的學校當學生因生產的需要請假時，教師先給他在生字本上寫幾個字，教會，讓他在休息時練習，回校後進行檢查。有些高年級學生帶上日記本把做活的情形記下來交教師改閱。集體生產時帶上書本，休息時溫習功課或討論問題。有的把校外兒童也帶動起來了。如龍華北城司有六個兒童各家都有一頭驢要放。小學教師把他們組織起來，每天輪流着三人放

驢，三人上學，放驢的到歇晌時把驢拴在樹蔭裡，也到學校裡來寫仿，溫習功課。臨走時留課外作業，如「好兒童放驢不摘杏」，「你放驢我割草」等，讓他們在野外練習，成績很好。

此外有的通過小先生把寫好的識字牌帶到紡織小組去教識字，有些地方，老鄉好在街上吃午飯，有的好聚在大樹底下歇涼，民校教員，讀報組，就利用這種自然場合去讀報，婦女很好在一塊兒納底子，紡線，他們的學習組就與這一個形式結合起來，進行讀報識字。更有「雨天教育」下雨天不能做活，就集中起來學習；「臥場教育」放羊工人組成小組進行學習；「會前教育」開會時趁人未到齊時，進行宣傳教育，也都有相當成績和影響。

學校教育根據不同對象不同季節變更教學時間。不僅以生產爲主的成人教育注意了教育與生產時間的結合，即在以學習爲主的青年與兒童教育，也同樣注意了這個問題，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時制宜，隨農時忙閒靈活的採用了整日制、半日制、早午制、班級教學，小組教學或個別教學等。如龍華桑文義小學春天開學後有四十個兒童入學，二十四個上整日，十六個上半日。整日班下午不上遊戲，早放學讓兒童回去帮家裡拾糞打柴，抱孩子推碾子。半日班早上上午做活，下午上學。但還有四十多個更貧苦的兒童不能入學，就又和家長討論好了。每隔一天上一晚上，兩個放牛兒童，則每天放牛時學兩個字，或在歇晌時學習，這樣全村八十多兒童都有了學習機會，麥收時地裡活特別忙

，於是改整日班爲半日，過去上半日的改爲早飯前上一課，晌午上一課，其餘時間在家生產，有的祇在歇晌時，學識字，打珠算。教學時間雖有多有少，但每個兒童都能經常堅持學習，比過去一般的小學機械的堅持整日上課，多數學生都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的成績大得多。由於適當解決了兒童學習和生產，在時間上的矛盾之後，平定神水泉村一〇六個學齡兒童，阜平南峪六十一個學齡兒童，都百分之百的入學了。在假期上，也照顧了這一個問題，在農村的小學祇有麥假，秋假和極短時間的春假。同時這一精神也貫徹到了鄉村中的中學與師範，如冀晉中學，學期的規定爲第一學期，是由霜降到大寒，第二學期是由雨水至芒種，第三學期，是由夏至至秋分。這樣可以使學生的家庭，在麥收，鋤草秋收的當中，不致因爲子女上中學師範而缺乏勞動力。同時學校改變了舊的星期，爲每月七、十四、二十二、二十九爲休息日，十五、三十或三十一爲生產日，至小學裡阜平縣爲了縮短休息時間，改爲十日一休息，而在有些小學爲了適應附近的集市，將十日的休息制按着集市的日期來排列，否定了七日一星期的宗教制度，這些教學形式的改革在農村，特別是貧苦缺乏勞動力的農村，是普及教育的很重要的關鍵。

（三）增加生產教育的內容

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不但表現在上述教學組織和時間上的改變，以適應生產，解

決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學習問題，更重要的是將勞動與生產列爲教育內容的組成部份，與生產行動密切結合。

加強勞動觀點，增加生產常識。在民校的宣講課程，小學與一些師範和中學的常識課程，都增加了怎樣加強勞動觀點及生產知識的內容，改造懶漢，查懶漢，生產計劃，撥工互助，以及選種、浸種、耕作方法，防除病蟲害等科學知識。充實了教學內容，使教育和群衆日常生活的聯系更密切了。

兒童與一部份青年，特別是家境較富裕的，一上學就不願幹活，輕視勞動，這種統治階級教育的影響，起初還相當普遍，在實施生產教育過程中，有了很大轉變。南峪小學的號召牌上寫着，「參加勞動最光榮」，每週選一次勞動小英雄，課堂裡進行生產勞動的思想教育，在一系列的組織教育下，樹立了兒童正確的勞動觀點。過去回家不幹活，只嫌飯不好的兒童，也自動的找活幹了。靈壽團泊口小學教師，親自參加勞動，以身作則。給學生講，「不勞動就是寄生蟲，像人身上的蝨子，廁所裡的蛆。」講勞動英雄的故事，改造了懶兒童谷××平山短師指糧指炭，及一切生產活動，教員都走在前面，對學生的推動和影響作用很大。

兒童轉變以後，還配合進行了改造懶婆懶漢（舊社會的產物）的運動。不少小學組立了「先鋒牌」，「早起牌」鼓勵兒童早起，誰起得早就打鑼打鼓，在街上喊：「起床了呀！起床了呀！」有的還組織了檢查隊，打過鑼鼓兒童集合起來，分頭檢查，催人早

起。他們在懶漢常坐的地方寫上「懶漢攤」整隊下學時，在街上歌唱：「懶漢，懶漢，光吃不幹」，「東頭有個懶漢子，西頭有個懶老婆，懶漢懶婆光吃嘴，不幹活。」一類諷刺性的歌謠小調。他們也歌唱他們的轉變，有的持續不懈的去說服改造一個人，歌唱大生產。歌頌勞動英雄。在一羣天眞活潑而頑強的孩子們推動下，不少懶漢被改造了，許多家長變勤快了。

這些教育有時是專門來講，有時與國語算術等課結合進行，如國語上講到毛主席時，就講毛主席熱愛勞動兒童的故事。講算術就計算兒童生產成績，練習記工記賬。

與生產緊密的聯系着進行生產常識教育，生產教育的進行，一般的注意了「做什麼的時候教甚麼，學了就作」的方法。冀晉中學講了防旱備荒就地幫助靈壽韓信台一帶羣衆，割了三十多畝麥，挑水點種十幾畝玉角。曲陽民衆學校，講生產常識，始終走在羣衆生產活動的前面。大生產運動開始時，以思想教育爲主，講大生產運動的意義，與滿有方向等。隨着生產運動的展開，教育中心就轉到介紹生產經驗，推廣科學知識，改良生產技術方面來。北部準備打步曲時，就講葵步曲生活史和防除的方法。南部一發現蝗蝻，便講「剿滅蝗蝻」的口號，講蝗蝻爲害之大。和捕打消滅的方法。一區武家灣民校，把講授和實驗聯系起來，講大麥浸種，羣衆都不相信，就找了一塊地，一段浸種，一段不浸種。後來浸過種的一段，沒一個黑穗，沒浸種的一段，黑穗很多。再用這個事實教育群衆，大家都相信了。郎家莊民校，請有經驗的老農，講生產課，晚上講的都是白

天地裡要做的活。講的起勁，聽的更起勁，春耕告一段落，又轉到討論準備下一階段的問題上去。這樣一步跟一步，一步提高一步，在生產運動中起了及時的指導作用。阜平模範民校教師陳繼和把課本上報紙上介紹的科學知識，當地農諺和本村實際例子，聯系起來講，把講授和組織羣衆開渠，捉步曲，拔黑穗同時進行，推廣科學知識，和反迷信培養科學思想結合起來進行收效更大。

在小學與中學裡，送糞時講肥料的種類與效用，耕地時爲什麼要把土翻鬆晒熱。王快小學當捉步曲蛾時，講完後，就領着兒童去做，捉了來讓牠產卵孵出小步曲來給兒童看。崔家溝羣衆認爲生步曲是天年，不信是什麼蛾子下的。後來小學生捉了三千八百多個，用線穿上，把子下在紙上，分開讓學生帶回去給家長看，大家都相信了。有些小學教師先向有經驗的農家學習，然後再給兒童講，有的小學請勞動英雄給兒童上生產課。這樣講的都是當地適用的東西，學了就能做，記得也牢。

不少教師與大一點的高小學生及中學生幫助老鄉或幫助自己家庭訂生產計劃，推動勞動互助運動。阜平李翠珍，先給小學生做了生產學習計劃，使家長明白訂計劃是爲了增加生產，轉變了「訂計劃是爲了改造統累稅」的錯誤認識。大道村教師曹雨庭爲了鼓勵羣衆生產情緒，有計劃的在民校裡幹部會上，羣衆會上，宣讀各戶的生產計劃，表揚模範並選幾份謄寫清楚貼在十字街口，每隔幾天，向這幾戶訪問一次，看執行的情形，在他幫助下，各戶的計劃都按期完成了。

在生產過程中的思想教育也還是繼續進行的，平山短師在進行生產時，發現了在借用羣衆的傢具愛護不够時，會進行羣衆觀點的教育，後來發生了單純的經濟觀點及不作長期打算，缺乏集腋成裘的精神，都及時的給予糾正，使青年兒童的認識，更提高了一步。

（四）指導兒童與青年參加生產

幫助家庭生產組織兒童撥工，兒童的生產主要是幫助家庭；一般的都是輕鬆的勞動，如拾柴、打柴、拾石子、看莊稼、拾糞、點豆、種麥、拉耠子、放牲口、喂牲口……等隨着成人撥工的普遍，兒童的撥工也普遍的組織起來了，兒童撥工組，組織得好的，都是經兒童自由結合組織起來，和家長有密切聯系，而又照顧到兒童的年齡、體力、性別在記工還工分紅也作得合理的。行唐兒童英雄牛國材，領導全村六十個兒童組織了三個撥工隊，（六個小組）秋季在敵人碉堡附近搶收搶割，共割穀子一五二畝，割豆藍一四六畝，刨玉角一二五畝，拾糞六〇担，種麥時撥工翻糞一〇〇〇担，拉耠子耪耬種麥二十五畝。桑文義組織了四個兒童撥工組，五個寡婦的孩子撥工，除耕種好自己的地外，還幫助了三家抗屬割柴鋤草。突擊拔麥時，一個小組一下晚拔了三畝多。壓綠肥時全村兒童打了三萬六千多斤蒿草，拿出二千四百斤優待了抗屬。

龍華葛存村兒童生產和村生產委員會密切聯系，把兒童撥工和家庭生產計劃成人撥

工統一領導起來了。兒童做甚麼活？各戶甚麼時候需要多少兒童半勞動力？撥工隊長和小學教師按各區情形，給兒童做出學習生產計劃。因而兒童撥工的組織領導非常順利。由於半勞動力和成人的配合，節省人力很多，據蔣存反映：「本廠村十四個兒童幫着灘播種，節省了七十多個工（成人）」有些家長反映：「過去種玉角得用五個大人，才不誤活。今天只用三個大人，其餘兒童就辦了。」

學校集體生產解決學習上部份需要，在不妨礙家庭生產條件下，許多小學教師和兒童在一起組織了學校的生產，種地種菜，提倡兒童飼養，學習手工業。也收到鉅大成績。桑文義小學學生集體生產秋收時摘了二百多大倭瓜，打了兩大石四斗七升半穀子。按人工分紅，最多的分到兩大斗一升穀子揹回家去。平定高小六十餘人，開荒約二〇畝，租種地三畝七分，共收玉角四石九斗，穀子十一石，大麻子二斗，北瓜一萬多斤，蘿蔔四四〇斤，山藥蛋三五〇斤，白菜三〇〇斤，各項生產除開荒鋤苗秋收三大工作，共停課十二天外，全是在課餘時間進行的。盂陽李莊小學開展毛織手工，六十六個兒童學會捻毛線打毛襪，有的學會織毛褲帶，圍巾。共打襪一二三雙，織褲帶一八二條，圍巾七條，手套四付，捻毛線八八斤，給合作社捻毛線收入二斗米。其他如紡紗，編織、捲烟等在部份地區開展的也很普遍。平山短師，師生九十人，在農忙的時候，每天生產四小時，星期日為勞動日，但有時，也依勞作的多少，進行調濟，全年計劃生產五十三石小米，截至七月止用包工編蓆等辦法生產即完成了二十石五斗米，與邊幣一萬四千

六百三十八元，邊區一中教職員學生一共不及三百人進行生產，三月至九月半年中，即拾糞十三萬二千斤；開荒一百三十八畝，全年的收穫山藥蛋即有七萬斤，穀子七百五十斤，玉茭四百二十斤，蕎麥二百六十斤，蘿蔔一萬一千斤，北瓜一萬斤，在手工業與副業方面，共紡線五百六十斤，織布二百多疋，縫衣六百套，其他如打繩，割柴等，也都有很大成績。

學校生產組織得好，教師學生都有自己的勞動收入，因而教師公費生的生活改善了。一般學生買課本紙筆文具石板算盤都能自己解決，不用向家長要錢。有些學生還可以把分的糧食拿回家去，賣成錢給家裡買鹽打油。有的用集體收入，每人縫一件新衣服，有的用集體收入一部份，充作學校經費，減輕了家長和群眾的負担。這就具體的解決了貧苦兒童入學以及學習上的各種困難，提高了教學效果。

有的學校爲解決兒童學習以及生產上的困難，組織了兒童自己的合作社。孟陽李家小學的毛織手工業，就是在一百二十二個學生自己組織的合作社的幫助下開展起來的。龍華上店各莊小學教師馬順，因貧苦學生沒錢買紙，他和家長商量好了，讓兒童打一天柴，賣錢入股辦合作社，賺錢歸兒童買書買紙用。打了兩次，共打一千〇八十斤，賣價二千多元。又糶了教育糧一〇九五斤，賣價一九五〇元，作爲公股。小學生民主的選舉合作社幹部規定按股分紅，隨時入股隨時支款的辦法。經十月到年底結賬，每股金一元，分紅利五角。因爲有三個兒童特別貧苦，教師商得兒童的同意，從紅利裡抽出一斗五升

米，以備春荒時解決他們的困難。後與村莊幹部商量好，將兒童合作社與村合作社合併，以節省人力。由大學生輪流給村社代賣日用零星東西，記賬，每晚向村社報賬。兒童除按股金分紅外，並以代賣貨品利潤的百分之五十作酬勞金。這樣村社每天可節省一個工人，各戶買東西隨時可讓學生帶回來，比過去方便，兒童也有了學記賬算賬的機會。學生學習用具的困難，也就全部解決了。

在一般的中學師範自己動手，解決問題的數字更大，冀晉中學去年春天，剛搬了房子時房子要修理，找工人困難，全體師生就馬上親自動手，在一個建設週中，教員充當管理員，學生變做大司務，泥水匠，木匠，修好了自己五十幾間寢室，教室和自修室，邊中師範的生產，除解決菜金，補助辦公用費外，還解決了好多公費生及貧苦同學的服裝等問題。

帮助羣衆生產，當羣衆春耕、秋收勞力困難時，黨政軍民無論幹部士兵都全體總動員，幫助羣衆學生也不例外。冀晉中學在防旱備荒時就帮助羣衆割了三十多畝麥，挑水點種十幾畝玉角。民國二十九年，冀中區大水災之後，廣大平原上都是麥田，爲了配合保護麥收工作實行快收快打快藏，各縣小學不但在麥假前普遍的舉行了宣傳週，在十天麥假期日又舉行了護麥工作週，全體師生都參加了這工作。時間的分配，原則上是半日參加集團勞動，帮助抗屬貧苦無力者工作，半日回家幫助自己家長工作，他們事先按學生的年齡體力，分別組成代收隊，運輸隊，服務隊，拾麥隊，還組織了崗哨隊，代替男

女自衛隊站崗放哨。麥收過後，據十三縣報告，參加集體工作的共計初高級小學男女學生一六二一三〇人，共拔麥割麥九一八八六●〇八畝，鍘麥一六七六四九個。打場四四〇二次，送水飯四三五一次，這些工作若交給壯年去做，約須三四〇〇人，做十天才能做完，此外崗哨隊共一二五五三人，代替了許多男女青壯年去參加麥收工作，拾麥隊共拾小麥三四九石，除留一部購置獎品外，其餘都救濟了貧苦抗屬。

兒童們懂得了害蟲，害鳥，害鼠為害之大和捕打防除的方法，一發現他們就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如牛國材在秋季裡領導全村兒童用燈誘捕麻雀一大簍子，用江米醉鴿子六五〇隻，用麻糖誘捕老鼠七三〇隻。孟陽李莊小學五月裡十來天捉花媳婦（飄蟲）十四斤，六、七月裡打狐狸一八〇隻。龍華良崗完小組織兒童撥工用兩天的課餘時間，捉了三千七百多花媳婦，消滅了很多蟲卵。又組織兒童撥工五次，撥除了一七〇畝大麥地的黑穗。此外在捉步曲蛾，捕蝗滅蝻的運動中，兒童的貢獻更大，許多事情證明，兒童做這種工作很合適，有高度的興趣，可以節省成人勞動力，減少農作物的損失。

（五）生產教育中會發生或存在的偏向

教育與生產結合，在實施生產教育，各地極不平衡，曾發生過或仍存在着不少偏向。在小學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如：

育的一味強調生產，生產第一，僅僅從經濟利益出發，忽視其教育意義，忽視兒童文化學習及生產科學知識的講授或研究。或只講些空泛的書本知識，不能和當地當時的實際問題聯系，以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有的不是從實際出發，從群衆需要出發，而是機械的搬運別處經驗，或是教師爲了偷懶，濫用半日制，隨便減少教學時間。有的故意把兒童帶到地裡去學習認爲這就是教育與生產結合了。致使兒童學習受到不必要的損失！

有的認爲兒童生產，既以幫助家庭爲主，教師就可以不管了，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或是單純強調集體生產，及校內生產，不和家長聯系，引起群衆不滿。

有些教師重男輕女，對女兒童的生產不注意，或不照顧家庭對女兒童的特殊需要，不照顧身體條件，強調和男兒童一樣去生產。

指導兒童組織撥工，有的從主觀願望出發，代替包辦，違反群衆需要與自願原則，強調教學，流於形式不起作用。

更有個別教師，只顧自己生產改善生活，忽視對兒童學習，與兒童生產的領導，先公後私的精神差。或是既不習慣於勞動，也不積極學習鍛鍊，輕視勞動的觀點，還沒有轉變。

這些偏向，是各地在推行生產教育中，應注意防止的。

羣衆教育的「民辦公助」和英模運動

羣衆敎育的「民辦公助」政策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的：首先是廣大工農羣衆在政治上獲得民主自由，組織了各種團體，選舉出自己的各級政權；在經濟上實行了減租減息，改善了生活，又從民國三十三年起，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實行勞動力「組織起來」的方針，使羣衆逐漸走向：「豐衣足食」的道路。其次民國三十一年以來的整風運動，給改造各種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礎，幹部們捲入了這一思想改造的熱潮，收到顯著的成績。到三三年四月邊區召開教育會議，貫澈整風精神的結果，就提出：「進一步爲羣衆服務爲政治服務」的方針，打破了舊型「正規化」的教育思想，到會幹部一致認爲窮苦羣衆及其子女學習的基本困難是生活問題，是學習和生產的矛盾問題，今後使羣衆教育進一步普及，必須使國民敎育和大生產運動結合起來。這個會議的決定傳達到各級行政和教職員中以後，工作很快就呈現了新的氣象。此外，還應指出邊區敎育建設，是在中共中央的敎育方針指示下發展起來的，民國三十五年解放日報的社論：「根據地普通教育的改革問題」，「論普通敎育中的學制與課程」對本邊區影響很大。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提倡研究範例及試行民辦小學的指示」與該區敎育工作的報導：「綏德分區國民敎育大革新的內容」，「兩個新型小學」「敎育英雄常增祥」等，都給本邊區不少啓

示。所以晉察冀邊區提出：「民辦公助」的教育政策，是在一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幹部進一步加强了爲羣衆服務的思想，工作情況有了新的發展而提出的。

所謂「民辦公助」政策，是怎樣辦教育的具體政策，也可說是爲實現人民大衆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教育總方針而採取的一種羣衆路綫。啓發羣衆覺悟，把群衆教育交給廣大群衆，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動手辦學。無論學習的形式，學制的長短，上課時間（如整日或半日等），課程教材都不强求一律，由幹部及教師根據羣衆意見來做。因爲羣衆教育的任務非常鉅大，要改造千百萬羣衆的愚昧，落後，封建迷信，掃除佔人口大多數的文盲，培養民族後一代，單由「公家」的力量來舉辦是不够的，尤其我們邊區還是以農業爲主的經濟，廣大農村村落分散，勞動力不足，群衆教育的普及與推廣，就需要採取分散的形式。因此有些地區的小學完全靠了「公辦」實恐力莫能及，難以經常照顧各地的特殊需要。公家所處的地位，是幫助指導，解决困難，糾正偏向，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以行政方式進行工作。實行「民辦」不是公家不管，例如幹部、課本、部分村莊還有經費問題，沒有「公助」是不行的，所以對「民辦」教育，是要加强領導，决不能減弱領導。

自從號召試行「民辦公助」以來，進一步啓發了廣大羣衆和教師的積極性、創造性，使教育形式和教育內容，獲得適當的改造，因之，也就蓬蓬勃勃的展開了辦教育的英模運動。

（二）英雄模範的帶頭作用，群衆親自動手

「民辦公助」的政策，傳達到羣衆中去，引起熱烈的擁護，紛紛反映：「上級對下邊了解的真清楚」「共產黨真行，又提出民辦來了」！許多勞動英雄，模範教師，模範幹部，榮譽軍人……都積極響應了這一號召。

龍華木廠小學，因勞動英雄葛存來領導，改名爲葛存小學。由於葛存將全村大小勞動力都組織起來撥換工，四十名小學生都能天天整齊的定時的到校學習。成人在修灘或撥工種地時，趁休息當兒，讀報或識字，識字和當前的勞動相聯系起來，做什麼活，學什麼字，忘了學的字唸什麼，一想做的活，就又想起來了。淶源鐵坊村的群衆選女勞動英雄韓鳳齡當了校長，將小學改名爲韓鳳齡小學，她對教師的進步，學生入學的動員，學習和紡織等生産的結合，都很注意。滿城女兒童勞動英雄米玉蘭領導婦女成立午校。開始組織時，有許多老太婆反對，擔心的說：「姑娘們和年壯子小子們在一塊，還鬧好了嗎？時間長了就得跑嘍！」但無論怎樣，玉蘭和王××總是積極熱情還親自到各家去動員，經過耐心說服，終把這些婦女動員起來，開展了午校，起初有七個婦女，後來擴大到二十三人。玉蘭在校裡處處起模範影響別人，每天總早到校晚離校。到校就檢查人數，如發現不來的，便馬上去找，從未發過脾氣，鬧過不好的態度。她學習情緒很高，

不知便問，先生到校晚時，她便先教婦女們識字，在她這種領導、影響下，有的婦女說：「我一定努力趕過米玉蘭同志！」阜平勞動英雄胡順義六十多歲，還到小學給兒童講生產知識哩！

孟平戰鬥英雄郝玉林是一位年青的羣衆領袖，他見本縣勞動英雄周二、周三和羊道嶺的村合作社先後成立了「民辦」小學，決心把郝家窪有名無實收效極少的識字班改造爲「民辦一攬子」民校。這兒村子小，加上副村的兒童，共有三十二名，最多的識八十幾個字，最少的只識十七個字，成人能打算盤和讀羣衆報的只有五人。這是因爲兒童去松坪唸書，爬山過嶺，往返十里，兒童們都嫌路遠不樂意去；再加上過去的識字小組領導不健全，又無法容納這樣多的兒童進行教育的緣故。郝玉林在區幹部的幫助與指導下，解決了這個實際問題。政治課、軍事課由郝玉林親自担任，政治課內容是讀群衆報與時事報告，軍事課，主要講埋地雷，武器的構造，打伏擊，插花，石核牢大戰經驗，（郝玉林親身參加的飛雷陣）。算盤由村長教，抗聯主任講生產知識，另外有識字課，「做什麼學什麼」。全校共分三班，民兵班，婦女班，兒童班，由中隊長，婦救會主任，童子軍中隊長兼任班長，郝玉林經羣衆一致推選爲校長，每天晚上由班長輪流吹哨集合上課，課後進行討論。規定一月開一次學員大會。檢討一月來的學習。經費由村社紅利中按十抽一來解決。

榮譽軍人如楊振芳，冀中人，殘廢後，住在龍華三尖峪。在該村勞動英雄趙洛林幫

助下，有了吃穿，有了地種。最初他團結了六、七個青少年，每晚給他們說大鼓聽，逐漸的又用棒子核點着火照亮來學習。後來家長問自己的孩子會這多字跟誰學的，羣衆才知道老楊能教書，在群衆大會上通過成立學校，聘請老楊當教員，老楊說：「大家看着我行我就教，可是咱們村子太小，拿不起教育粮，我担任義務教員吧！小學民校都得搞起來，就是我的幾畝坡地，沒時間種。」村幹部很感動的說：「你這幾畝地好說，我們和你撥工，保證給你種好，不够吃，咱們再給你租二畝地。」老楊白天教兒童，晚上教成人和白天活忙不能上學的兒童。校舍、桌椅都是群衆自己籌備的，老楊懂得羣衆心理，成立模範組，誰識字快，誰就可以到模範組，模範組不限定人數。他還能隨時隨地教人，那怕半夜去找他，他也穿上衣服開開門讓你進去，大反攻以來，因爲縣裡太缺幹部，他已被提升爲教育科科員。

村幹部帶動羣衆學習是很普遍的，今以安國寺下民校爲代表，該村幹部班是去年十一月整理負担時爲了工作方便組織起來的。他們從前年的民校裡得到這樣一個經驗：「民校弄好了，推動什麼工作都方便」「要想把民校弄好，先得把幹部班弄好」。參加幹部班學習的，共八十四人，內村幹部四十一人，民校教師四十三人。每天早晨黎明一打鐘，全村幹部就起來在街上跑步，經過還沒起來的家門口，他們就齊喊：「×××快起來！」喊了就走，這樣繞街一週，天也亮了，就到大地窖子裡學習。（花窖式五大間，能容一百多人）。但婦女幹部和年老的不跑步。早晨學習後，幹部和民校教師就將需

要讓羣衆學習或討論的事傳達到各組去。晚上不用打鐘，羣衆很自然的吃過飯就集合，下班時一打鐘，各小組就分散回家，約過半點鐘再打一次鐘，全村就入睡了。他們學習的特點，是和群衆的利益相結合，上級的指示及關係全村的事情，都由幹部挺先來研究，再傳播到羣衆中去，羣衆有事多在早晨到他們來找免得不在家。見不了這個有那個，爲了不影響大家學習，把幹部叫到外邊來談話。如這個問題需要全村幹部討論，他們就立即發動討論。他們還經常討論時事，爲爭論「現在算不算內戰」？會展開了全村羣衆的大論戰。由於幹部們學習上進步快，帶動了全村男女青壯年和老頭們的學習。

北岳區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在她家鄉——平山下盤松成立冬學，羣衆稱之謂：「戎冠秀冬學」，選她當校長。他以個人的模範作用帶起了全村婦女的學習，她除集體學習外，還有許多個人學習的好方法：（一）黑板學習，她準備了一塊黑木板，上學回來把所學的字寫上帶回去，經常放在簸箕旁邊，灶火坑旁邊，一有空就學習。出門時，帶上黑板，得空就寫，她常說：「帶上我這武器」。（二）紙條學習，她經常把所學的字找人寫在一個紙條上，裝在口袋裡，隨時拿出來學字。一次到小區開會，找教員給她寫了「開會」二字帶上，不斷的拿出來看，回來時就學會了，由於她村學習成績大，平山縣政府前年冬天就提出開展「戎冠秀冬學運動」。

老放羊工人劉占文積極教冬學，可說是工人辦教育的範例。他住在涼源四區灣桃村，今年五十六了。民國三十二、三十三年連着兩年都是選的他做冬學教員，他不辭

辛苦，每天晚上領着二十多學員上識字課，生產課早晨還給幾個青年上珠算課，他講的非常仔細，實際，他自己遇到「攔路虎」就虛心的問主村的教員，然後再教別人，他還樣熱心積極，全體學員都極擁護他。

積極辦學的人，各階級的都有，例如阜平模範民校教師陳織和的家庭是比較大的一個地主，他是高小畢業的一位青年，富研究精神，因耳朵有些聾，所以抗戰後會兩次參加工作又回來了。在村裡被選為民校教師，現在舉幾點優點：他常常聽大家的反映，採納大家的意見。好比前年有些青年提出：民校上課時間太短，他就講得多一些。後來講的太長了，又有人提意見，他就又改短了些。他講課前還找一些家常話、新名詞、俏皮語、故事，使講課和說家長話一樣，大家聽了就不瞌睡。在生產教育方面，成績很大，提選步曲、除黑疸、浸種，他都由試驗成功發動了群衆動手。他對崔家溝教育工作的貢獻很大，同時在全縣、北岳區都有一定的影響。

由於推行「民辦教育」的結果，成人學習形式由集中走向分散，用的教師也就多了，但群衆是會想辦法的。不少村將私塾先生請出來教識字、珠算、私塾先生有的說：「咱們老了，還有用啊！」大都表示高興，甚至有自報奮勇向幹部提議：「我教珠算拿手！」所以鄉村文化統一戰綫更開展的廣泛了。

群衆教育具給羣衆許多好處，所以才發動了羣衆關心和建設自己的學習生活，例如靈壽南任河的教育委員，非常熱心負責，捐出母羊一隻，值二千元，幫助冬學。他在學

習動員大會上說：「在抗戰前國民黨專政的時候，咱們想成校，北任河有官人家不讓，打官司倒罰了咱們五元錢，說咱們是『造反』，現在公家幫咱們成校，咱們可得幹啦！」阜平色嶺背羣衆一齊動手，蓋了一所課堂。康家峪抗聯主任把自己運銷賺的錢捐給民校。土嶺王作禮捐出一部土地給民校……在邊區捐資興學的人逐漸增多着。

（二）群衆創造了多種多樣的學習形式

自提出「民辦公助」政策後，行政幹部的民主作風，有飛躍的進步，因之提高了廣大羣衆的積極性，創造性，根據自己所處的具體環境，照顧到生活習慣，和切身需要，和各種工作與鬥爭相結合，創造了各種學習形式。如果將兩年來羣衆的學習組織分一下類的話，大體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在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型學校：

成人教育方面，如定唐東長店、靈邱上關、井陘井溝、龍華平頂山、小蘭、易縣林泉、淶水嶺西，宛平雙石頭等民校。小學教育方面如：阜平的朱家營、白河、龍華四家井，曲陽范家莊等小學，一般的規律是教師、村幹部，英雄模範在會議上接受了上級指示或受到他人典型報告的影響，回去後發動羣衆，批評過去的缺點，進行一定時期的思想醞釀，然後根據群衆的意見進行改造。學制、課程、教材都由羣衆討論決定，和過去

都有或大或小的改變。現在以定唐東長店民校和龍華四家井小學爲範例，說明其轉變的過程。

定唐東長店民校成的很早，在民校中講的政治課多，識字課少，不合群衆需要，羣衆不感興趣。因之到校後，常是亂鬧亂打，甚至把桌子及各種用具，都弄壞了，只得靠懲罰的辦法來維持。教員對辦理這樣的民校，也沒信心，上課前不準備，到課堂上只是照書本唸一遍。

去秋該村模範小學教師王貴記同志，參加專區教師座談會回來，便開始向村幹部及羣衆講說民校實行「民辦的」話。並抓住了三個積極份子向他們說曲陽南故張及阜平朱家營的「民辦」學校。他們聽了後，都同意「民辦」，一致的說：「人家學識字眞好，咱們過去上民校沒有多大用處」。於是他們和村幹部劃分小組向羣衆宣傳，但收效不大，且有個別羣衆說：「現在讓民辦，集合在一塊，讓你怎麼辦，你還得怎麼辦。」村幹部們卽開會研究，檢討出宣傳方式太簡單，比如見到一個羣衆便說：「你對民校有什麼意見？」羣衆莫明其妙，不講什麼。這個缺點被他們認識後，便下決心糾正。這個村的東井台口和西井台口是羣衆閒時慣於集合的場所，幹部們就到那裡，與羣衆閒談中一問一答的把話頭轉到民校方面來。下雨陰天時，幹部們和羣衆一樣的去串伙計房，談民校的事情。在小學向小學生也講述了「民辦」民校的好處，並動員兒童去宣傳，兒童便挑戰，保證宣傳自己家裡的人。民校中也開始講述民辦的事情了。約有一個月，民校的各

種問題，便在全村羣衆中熱烈的醞釀起來：

「我看路條時倒看，被那人笑了我一頓，以後我再不敢查行人了。先生告訴我，你看路條時歪看，別人便不會挑你的歪眼。」

「我不認得文書，只好在上邊弄個記號，但在地裡埋久了，記號不顯了，又不認得了。」

「不識字真難，那一次我起集拿着一個五十元的票想買棉花，還有一張五元的票要買洋火，但買洋火時把五十元的給了人家。」

「過去上政治課，只講這個『島』那個『島』我們只當是『鳥兒』呀，原來不是。」

「過去的民校老挨凍，自熬油。」

羣衆這些話，說明羣衆要求文化的迫切，和對過去民校的不滿，要求按照自己的需要，組織自己文化學習。

經過這樣的宣傳動員，啓發與醞釀後，群衆自覺自願的開始辦理自己的學校了，九日初三舉行開學典禮，全村七十六戶，男女老少共三百九十三人，而參加這次會的就有三百多，會議上羣衆在講話中都表示了自己學習的決心，並通過了學習公約和學習計劃，正式決定民校中分識字班、珠算班、宣講班三攤。在課程比重方面，每十天，青年男女和壯年男子上識字課四次，政治課一次，珠算一次，生產課一次，組織課一次，還有

一次檢討會，每天晚上上課，壯年婦女在晌午上課。

以上是東長店民校轉變的情形。（究竟群衆怎樣在文化上翻了身，羣衆創造了什麼學習方式，請參看典型材料。）

龍華四家井小學是靠了教師姜佩亮同志的努力而得到改造的。他從整風後，思想有了進步，又受桑文毅等模範教師的影響，才下決心把工作搞好。本人富有鑽研精神，從他到四家井後，就不斷和家長閒聊，幫助家長做活，從一塊活動中逐漸了解了一百二十二個學齡兒童的情形，登記在一個表裡。然後又按自然村召開家長會，徵求了意見，並根據這些意見，向大家提出兩個保證：「第一、每一兒童不白花費一刻上學的時間，學一字會一字，上一會頂一會；第二、二、三年級明年底一定畢業，畢業後一定能頂住現時村內的文化人。」重新整理了班級，對學生强調提出：「學生一定要寫字，呆着不是好兒童！」十七個放牛兒童編成六組，利用小先生在中午上課。學生們在石頭、木板、門子、墻壁和傢具上都寫上字，家長見了很高興。後來學校又添設寫做、作文、寫信、實用字，三年級以上學簡單標點，培養閱讀能力。在兩個多月內，有兩人能讀羣衆報和新兒童了。還有三人學民校課本，準備培養成民校教員。過了數月，收到了顯著的教學成績。羣衆們就說：「過去我孩子上學，一去帶一塊乾糧，回來帶一身土，現在全不一樣了。」劉×的孩子十五歲，從沒上過學，現在他說：「到秋後糧食不困難了，我寧願僱個放羊的，也叫他跟着先生上一年半載的。」盧×過去不送孩子上學，受過區公所批

評，現在却自動送子女上學了。有一天傳說縣裡要調動敎員，羣衆馬上提出：「要把姜先生調走，我們就把學校交給縣裡來辦！」後來羣衆推選出本村一位勞動英雄當校長，五個自然村各選出一位敎育幹事來共同管理學校的事。他在轉變過程中，得到的經驗是首先自己提高敎學效果，影響與推動群衆辦學的情緒。

第二種是「從無到有」羣衆自己創辦起來的新型學校。

由於土地政策的貫澈，由於對敵鬥爭的勝利和新敎育政策的啓示，在英雄模範或積極份子倡導下，群衆親自動手辦學了。這個類型多出現在山溝小道分散的自然村。如龍華三尖峪、淶水上莊、房山西關上、阜平炭灰舖、靈邱鹿官台等民校；盂平塔上、龍華東古縣、阜石湖等小學。

井陘北鴿子當村幹部參加縣裡佈置冬運會議回來後，先在主要幹部間搞通思想，檢討以往缺點，通過各團體組織系統和積極份子，利用社會關係，家庭關係來深入動員，學習辦法和內容，都由羣衆自己決定。這樣本村男女老幼只三十五天的統計：識二〇〇字以上的五人，一五〇字以上的三人，其餘大都識六〇字以上。珠算把歸法完全學會的六人，學到六歸的八人，學到三、四歸的四人，其餘學到三還九，九還九。全體學員中，中隊部指導員趙同魯進步最快，模範作用也好。

龍華東古縣（村名）小學的典型報導，引起邊區敎育界極大注意。敎師桑文義出身農民，原是位工作積極的民兵中隊長，該村羣衆發動後，被推選出來敎民校，羣衆見他

教的好，又推他白天教小學。這是在邊委會提出「民辦」方針前的事情，所以影響很大。（他的事蹟詳見典型材料。）

塔上是孟平西大地的一個自然村，三十多戶，過去很少兒童到主村上學，有的唸了幾年也識不下幾個字。「出一步門連路條都不會開，區上來了公事，得拿到外村找人看。」前年夏天區幹部給講了「民辦公助」，羣衆動了心，在變工小組長以上的幹部會上決定立學，推勞動英雄周三當校長，從合作社紅利中，抽十分之一作經費，請全村識字最多的白三懷担任教員，每天早晨上課，合作社會計每天晌午教珠算，周三教生產常識，政治課特請中心教員担任，這樣學生可以整個上、下午都進行生產。大家決定給白三懷免除抗勤，並幫他一些工種地。

第三種是由生產、戰鬥、文化等組織帶動起來的學習。

由生產組織帶動起來的學習種類很多。舉例如下：

作鞋組織識字：如任河大北六村勞動英雄肖大鸞，聯絡了兩個壯婦、兩個青婦組織做鞋組，自己織布，自己做鞋，共賺了八萬多元錢，每人分紅利一萬七千四百元。她們每天一面納底子，一面識字，結果成績很大，且影響了其他婦女們都這樣做。約一年工夫，姜落勤已識到五百多字，還有十個婦女識三百字，寫路條，開賬單都可以。因此婦女社會地位提高了，家庭也更團結和睦了。

紡織組織識字：如任邱一區東大塢，自從大生產工作傳達佈置後，有四個婦女會員下

決心組織生產。他們自由的結合起來，民主的選出李大站當小組長。村婦會主任給她們借了二斤棉花，她們就開始了工作。她們每天是集體生產和學習，每天保證學會四個生字，由小學教員教給與檢查。每人每天紡棉花三兩。從去年四月裡起到今年一月裡結了一次賬，每人分紅三千元。還有棉花八斤（麥收秋收時的生產不在內）。每個人已經能認識三百個生字了。

撥工組教育：成人方面由前面舊存辦教育的例子可以看出來。小學方面；冀中河間前洪鴈小學整個農忙期間，學生組織撥換工，學習沒有停頓，捕蝗，麥收，鋤地，秋收都是集體生產，教員到地裡在樹涼下上課，或者打鐘一齊回課堂上課，結果克服了因請假亂而影響教學進度不一致的現象。因教學成績和生產成績鉅大，教師張士才得到羣眾愛戴，當了全縣模範教師。農忙期間，在邊區田野裡行路，常會碰見一羣羣的孩子進行各種生產。

灘地教育、渠道教育：也都是有計劃的利用做活歇息時來讀報識字，討論生產。修灘或修渠要由會主任和民校教員、小學教員協同去領導。

運輸隊識字：例如阜平坊里距炭灰鋪煤礦很近，每到冬天，運輸的人很多，他們編的有組，為了識字，在小驢鞍子上貼一個貼，或掛一個牌，寫上一個字，走時，教員教會趕腳的人，每出去一次，換一個新字。

羊圈變成了冬校：前年井陘某村還是游擊區，離敵人五里來地，四面有堡壘，冬學

開始時，六個放羊工人和五個僱工，每晚集在一個羊圈裡，拿三字經、百家姓當課本，又唸又寫。有一次他們講起工資問題，一個說：「象咱們掙錢的，可是吃虧啊，如今糧價高漲，白幹一年還鬧不够穿的。」另一個說：「咱掙的三百元，穿鞋也不够，聽說邊區規定的該掙糧食，咱們找東家去說說。」大家商量好，第二天各找僱主要求合理增資，僱主不肯，又到村公所講理，村裡羣衆說：「那高不行，營生做的很好，一年掙個千二八百的，量不了五斗米，買不了兩疋布，實在說不下去。」鬧了三天，僱主理屈，這才增補了一些糧食、布疋。工人很高興，保證給東家好好的幹。從這次鬥爭後，全村工人更加緊了團結與學習。

編蔗和學習的結合，也是羣衆自己搞起來的，在冀中安新較多。最初是一個村的羣衆自動的在地窖裡掛着小黑板學字，縣幹部看見了幫他們組織得更好些，並推廣到其他地區。

由戰鬥組織帶動起學習來的幾乎各地都有，游擊區民兵小組多就是學習小組，如靈邱青年戰鬥英雄姬繼海在撥工生產中，利用休息時間，進行戰鬥、生產教育九次，創造了地雷的使用，和抬槍步槍土槍相結合，培養了兩個射擊手。全村平時戰鬥準備很好，一次敵人襲擊，全村損失很小。他們還學會了搖耬耕地，學會了二十四節，還創作劇本來改造懶漢，破除迷信，出演「姬繼海撥工組」「勸神婆」，演過四次。由於他領導的好，說的大家動了心，一個青年找着來參加他的游擊小隊。年老人說：「娃娃們要跟上

人家姬繼海，一定學的錯不了。」他的游擊小隊，有三十七人，每人都識二百字以上，只一個人不會開路條。

與文化工作相結合的學習：第一種是與鄉藝工作相結合，如平山東崗南，阜平城南莊、廣安、唐縣楊家庵等村，都在劇團裡，進行識字教育。東崗南村劇團，他們關於學習內容的規定，平時以識字爲主，排劇時則以學戲爲主，識字爲副，文化程度低的演員進行識字，程度高的成立學習研究會，研究創作與時事，一部分還學珠算。其中還有兩個生產組，利用生產盈利幫助解決一部份劇團經費。第二種是與讀報組，黑板報相結合的，完縣司倉村不管青年、壯年、老年都養成了聽報的習慣，一位張老太太的女兒聽報聽了一個治瘧病的藥方，回去說不清，張老太太就親自跑老遠找讀報人去問。在過去司倉有些人受了資產階級報紙的影響，對晉察冀日報的眞實性也懷疑，以爲「報勝不報敗」，「十報九虛」。因此懷疑八路軍、新四軍沒有好的槍械子彈，怎麼會打那些勝仗呢？及至民國三十五年初，日報上發表了八路軍在定唐縣崗蘢勝利的消息，恰恰和聽報的民兵前往崗蘢抬担架時所看到的情形一樣，而相信了晉察冀日報登載的消息，是眞實的，並相信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抗戰消息。他們工作搞得這樣好，是由於該村教師王占五，青年張永齡，老先生張老冠的熱心文化教育工作，特別是文救組長李士元同志的積極負責，踏實樸素，任勞任怨。孟平合河口把黑板報上的生字，教給羣衆、也很受歡迎，自從民國三十五年以來，各地村黑板報着重反映本村羣衆的生活，在鼓勵進步及

批評落後方面起作用很大。第三種是與衛生工作相結合的，如靈邱下寨北村醫學小組，組長孟慶學以給人治病有效，大家願意學習，經他治好的腿疼，頭疼肚疼等方法，都教給了組員，並根據當時當地需要決定教學內容。阜平崔家溝九個婦女秘密組織起來，學習婦嬰衛生常識。

（三）教育內容由群眾自己來決定，適合廣大群眾的需要

邊區成人教材最初有邊委會印發的民眾識字課本，到民國三十五年又印發農村日用雜字，農村日用文輯要，政治教材是隨時根據鬥爭形勢來編印的，除邊區政權團體統一印發時事政治教材外，各專區縣都可編印。自從提出「民辦公助」方針以來，各地教師、群眾多根據當時當地群眾的需要編寫補充教材。

成人教材由教師、群眾自編者，可以由陽南故張婦女民校做例，編寫的過程據模範教師盧若華談是這樣：

約摸是陽曆十月裡，地裡的山藥豆角什麼的還沒有收拾完，南故張的婦女民校就開學了。可是舊課本已經講完，還沒有新課本，怎麼搞呢：學員們找了我，讓編新課本。我提議叫她們對舊課本先提些意見，別人提的很少，只有曾上過初小的劉翠永和劉翠娟提出過去大家出主意還不普遍，好多需要的東西還沒學會。接著大夥又深入檢討造成這

糧現象的根源，大家一致認爲過去編課本時很倉卒，雖然在課堂上徵求了大家的意見，可是都來不及細想，因此提了意見也不具體。根據這些意見，大家決定先醞釀醞釀，每個人好好想一下，那樁事自己遭過難，眞正需要學什麼？讓大家來編。

後來小組裡，就經常討論，學員們到了場裡、地裡，碰着了就醞釀這些事兒。這樣過了十來天，才召開全體會，每個人都把自己準備的意見講出來，這個會上，大家提出五十多條意見。在全體會上，主席是她們自己推選的，我給她們作記錄，會後我幫她們把這些意見歸納了一下，相同的就去掉，總結成七個問題：（一）周圍實物名稱（如自己的名字，家裡人的名字，村幹部名字，農具家畜等。）（二）曲陽鄉土地理（七區的四隣，曲陽縣的形勢等）（三）婦女生產及家庭常識，（衣裳名稱，一疋布做幾件衣裳…）（四）日用文件，（如記賬，寫報告，寫信等）（五）優抗減租（本村實事）（六）中外地理（如同盟國是那些國家？在那裡？那些是法西斯國家？）（七）領袖及英雄名字（如毛澤東，吳滿有、韓鳳齡…）我們把每一個問題作爲一個單元。根據材料多少，分成幾課，比如第一個問題，「周圍的實物名稱」下面就分了「人名」「農具」「家畜」…等幾課。這樣搞好了，先不編成課文，再把材料交給她們全體會上討論。另外有些提出的問題，不能馬上列入教材的（如有人願學算統累稅）就詳細向他解釋一下。

在她們全體討論上，大家非常認眞，比如家畜一課吧，有人會提到羊和狗，但馬上就有人反對說：「咱們這裡沒有養羊的。狗幾年前也都殺了，還是不學它吧。」討論結

果，一致要學眼前有的實物，就編了這樣一課：「牛馬驢騾，耕地拉車，公雞母雞，大豬小豬」。討論「婦女生產及家庭常識」這一單元時，其中有一課是講吃飯的，有人就提吃「豆兒飯」，「高粱糊糊着鹼來煮」。有的就說：「現在鹼很貴，誰買得起呀，現在我家做飯都是用灰水」（從灰裡濾過的水）。大家都同意這意見，當下就編了這樣一課：「高粱糊糊豆兒飯，着上灰水不用鹼。」更有的提出做菜飯時下雜麵，切山藥，但有好些反對說：「你家財主吃得起那飯食，我們可吃不起」。經過討論才編了這樣一課：「切山藥，拌豆麵，又省米，又省鹽。」在編優抗減租的時候，起初只講了一些道理，沒有講實事，她們都不同意，根據大家的意見，把她們給本村抗屬抹穀，摘豆角的事實插進去，又舉了本村佃戶王清琢減租的實例，她們才同意了。

為了照顧生字的多少，有的課文是在討論會上編成，也有的是我們在會後組織的，課本編成以後，在全體會上又逐字逐句宣讀一遍，讓大夥兒來審查，提意見，多的去掉，少的添上去，然後才付印。全書二十六課，共二百二十三個生字，（以前學過的不算）。大家願意學，也學的快，因為它是自己出主意編的。

從這個實例我們可以看出邊區羣衆是如何的發揮了民主，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生活水平來創編教材了。也可以看出小學教師如何幫助成人教育，如何積極為羣衆服務，向羣衆學習了。為了使讀者進一步明瞭邊區群衆自編教材的創造力，再舉一個實例：

盂平四區對王村在前年冬學裡，發揮集體力量很快就編出了兩種適合羣衆口味的新

課本，一種叫「村情三字經」是男學員編的，一種叫副業生產是女學員編的。編法是學員們口說，小學教員和民校教員寫。這兩種課本都是根據本村當前的事兒編的。特別是「村情三字經」，不但包括了日常用字，而且總結了該村大生產運動，表揚了生產學習上的英雄模範，內容生動具體又切實際，且抄幾段看：

「……到閻莊，去趕集，買米麵，和布疋；馱上米，揹上布，往回返，走大路。……」

「附近村，要認清，來往事，都有用；大莊上，是大坪，四里舖，換猴刎。……」

「說嚼村，是典型，作模範，出英雄；梁文耀，是青年，現担任，指導員；學習組，搞得猛，各組員，都加緊，六七人，三個月，三百字，認下啦，簡單信，都能寫……」

「參政模，梁春蓮，當抗屬，成英雄，優待粮，她不收，給代耕，她不用，英雄言，自更生，力雖弱，卻耐心，從黎明，到黄昏，夥變工，打先鋒，創計工，實公平，女工半，男一工。……」

「崔秀女，是老婦，養家畜，有技術，餵一口，老母豬，每一日，餵四遍，夏餵涼，冬餵暖，餵的好，肥又胖，在今天，下三窩，論數目，三十多，二斗米，換一個……」

「民辦學，成立起，大家管，校裡事，選校長，請教師，自報名，不强迫，油和柴，自己買。」

羣衆讀起來津津有味，不但識了字，而且大大鼓勵了全村生產和學習的情緒。

對上級發來的教材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自己另編課本，也可以一方面使用上邊發來的教材，一方面編一些補充教材。只要不違背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各地羣衆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創作天才。

小學教育在內容上起的變化，也很可觀，一般除講授課本外，增添了珠算，日用文，日用雜字，寫作等。

阜平三區自提出「民辦」方針後，不但各村用午校形式組織了七百六十五個失學兒童，得到學習，而且教材更進一步把握了教學與實際聯系的原則，好多是從自己的名子、村名以及日常接觸的實事、用具學起，有的還把有關的時事的內容編進去，如水泉村的教材就是這樣：「好兒童，要生產，勤學習，不偷懶。國民黨，行特務，害國家，害民族。共產黨，講民主，救人民，打日本。捉棗蛾，放了鬆，打步曲，費了工。後四月，麥稍黃，豌扁豆，齊上場。點隴子，耩黍稷，插山葯，種麻子。五月節，是端陽，過了麥夏家家忙。」

實行「民辦」方針，貫徹羣衆需要的原則，在小學一切活動上，都可表現出來，例如曲陽某村小學教師彭振林，給男生寫倣影就寫：「掃院子墊圈，為了大生產，生產

學習，努力一齊幹，誰要認真做，一定做模範。」給女生打傚影就寫：「下了學，做針線，紡綿花，來賺錢，買紙筆，不困難，家裡人，都喜歡，勤勞動，王桂山」（學生名）。另外，還隨着不同的節季，給學生打傚影，比如在春耕時，好多學生就寫這樣的傚影，「春天裡，百花開，大家快來把樹栽，多種梨杏有果吃，多栽楊柳把房蓋。」因為內容有意思，唸起來挺順口，學生都願寫新傚影。可是他們有一個規矩，非把傚影上的字，做到會唸，會講，會用，而且寫得好，才能換新傚影。這一來，兒童們不光在寫傚中認了不少字，寫傚的情緒，也提高了。

不少教師獲得編寫教材的經驗，行唐二區龐家莊教師劉昌，最初編教材，費力大，收效小。後來發現兒童不感興趣的原因是：課文太長，裡邊又有不少抽象的名詞，不切合實際應用。後來搜集實際材料，編成很通俗的歌謠，如：「快挑水，快點糞，挑水點糞不放鬆，撥工互助集體做，大家突擊趕快種，現在要是努些力，秋來一定好收成。」這樣一教，兒童們很容易接受，一天學的，一天就會唸會寫。後來有個女兒童在講過：「担水澆棗樹」以後，她也順口編了一段：「天旱氣，不下雨，棗樹花兒落滿地，大家快把棗樹澆，棗兒才能結得多，有的吃，有的穿，咱們才好過荒年。」教師聽了用筆記下來，又教給兒童，大家說：「這不是××的那一套嗎？」教師說：「是啊！她編的很好，你們也該向她學習學習。」之後，兒童隨時隨地，你一句他一句的湊，有時教師也參加進去，好的就選作教材。

由於提倡教育內容，進一步和實際結合，好多教師除去一般教學外，還常常輔以個別教學，學生可以根據自己或家庭的需要，在課外來問字，教員認為按學生的年齡、程度，可以學時，就詳細的答覆，學生記憶的很快。學生問的字，按性別、職業、都有大概的規律：如男生好問板凳、桌子、梯子、杌子、榆、槐、驢、槽……等，女生好問剪、頂針、鞋底、襖、褲、褂、……等，鐵匠的兒子好問：鐵錘、鍘、鐝、鞋釘、掌……等，磨房的孩子好問：糠、碾、磨、麵麩……等。時間長了，家長也會促督孩子來問字，回家使用。

（四）群眾高漲的學習情緒和多種多樣的學習方法

由於學習形式和各種工作相結合，適合羣眾的習慣，教育內容能滿足羣眾的需要，所以廣大的羣眾學習情緒提高了，表現在群眾什麼時間也能學習，什麼地方也能學習，大家互相學習，誰都是教師，親自動手克服困難等方面，現在看看部分地區和村莊的情形吧！

靈壽東柏山過去酒肉舖多至五六家，不但富有的大吃大喝，即窮的也拾担柴賣了來吃喝，前年冬學採取「民辦」方針後，幹部首先起了競賽，你要辦一處，我也辦一處，三五日內，在自由組織和計劃中，成立了五處男冬學，兩組婦女識字班，從此該村冬學

，蓬蓬勃勃搞起來，酒肉舖因生意蕭條而垮了台。

房山一區東溝是死窖溝的一個副村，過去沒成過小學，倒成過民校，就是沒人入學。從「民辦公助」以後，人們可高興了。全莊十六個青年都入了學。每晚一打鑼，一群青年就集合到夜校裡，三兩個人一盞燈，有的唸，有的寫，有的認生字，不吵不鬧挺規矩，學習情緒很高漲，每天教員催着都不願下課。一個月工夫，有的能認到二百字，會寫，會唸，會講。特別是郭樹祥，郭樹亮，郭樹珍三人，每天到山上放羊還用石頭子在大石頭上寫字，只要是他們放過羊的地方，大石頭上都滿滿的寫着字，他們用的燈油，除村公所幫助外，都是打柴買的！老人們挺喜歡的說：「今年比往年強多啦，孩子們到底識字多了。」

阜平四區南峪有個自修研究班，學習上有幾個模範，二十二歲的青救主任劉富春每天從地裡回來，先上校裡看看，如果已有了人，他就等學了以後，再回去吃飯。平時遇到難字難題，就用鉛筆記在本上去問人。開始學習時，他只認三十多字，不到一年他能看群眾報，開通知路條了。十五歲的女孩張耀之，上午參加小學上課，中午到研究組旁聽，下午還上小學，晚上還去旁聽，後來正式參加了研究組。四個月後，她已學會初小國語第五冊，算盤會打多位的加減法，歸法，她身上總是裝着一本小書，書破了，她耐心的用紙粘好。每天到校，總是第一先到的，回家後，幫大嫂子抱小孩，幫二嫂子認字。婦救主任楊秉坤雖過去上過兩年小學，但什麼也看不了，寫不了，如今她能看群眾報

，能寫契約、通知、路條、信、還寫日記。

定縣實南京有兩個童子軍小組，自動守着地洞洞口學習，發現敵情就鑽到洞裡去躲避。台頭有些青年在挖地洞時，自動加强工作速度，擠時間去學習。

靈壽在提出「民辦公助」方針後，教育工作卽顯現新氣象，到處羣衆都表示歡迎。××村往年學校沒學生，後來雖然村邊添了敵人的砲樓子，上學學生仍然由二十幾人增到了八十多個，有好幾個過了入學年齡的青年，也要求再上幾年，原因是學校課程適合羣衆需要，譬如添了寫契約，開路條，學算盤等。一個學生劉光裕寫信說：「我上學七年了，算術我學過雞兎同籠，父子年齡，大小二數等法子，但家裡賣豆腐叫我寫一筆賬，或者叫我算算賺多少錢，就把我鬧個白瞪眼。結果送我個名叫「學混子」，不讓我上學，三天兩頭讓請假。今年開學沒兩個月，我學會了這一套，家裡看我强了，要讓我上高小。」西莊許文慶說：「過去一聽說要上民校，我就頭子疼，字學不會，光在屋子裡鑽着。今年學認票，記賬，我自然願意，因爲這上邊我作買賣賠錢多哩！」任河臺還林半月識了六十個字，孟福海還丟了的拾回來已經有二百字了，南檜杆人們學的有了勁，爲買油擠腳一次，掙了四百五十元。

阜平在「民辦」政策提出後，人們學習情緒，普遍提高，三區臺家溝口的青年們，在下雪天，擠到小學裡學習去，二區白莊等村，副村幹部到主村開會也帶上算盤。六區下堡放羊的屋裡，圈羊的欄柵上，和他們白天到達的山石上，都有這幾個小放羊的寫的

字。一些老年家長，對冬學的態度也轉變了，如一區辛莊某老太太，去年曾阻止兒媳婦上冬學，但今年卻常到校裡看他兒子，媳婦比別人學的怎樣，回來後還問「學的什麼？」縣勞動英雄劉家永的台南村，一個啞叭，也拉着幹部要求識字，拿實物比劃着教他，學會三、四十個字了。八區大東溝口，婦救主任李廣蘭和白煥春、王煥成等，人們因為他們學起來沒完，叫她們「熬沒油」「學不够」。三區鷹家溝口和南峪兩行政村的民校，還組織參觀，互相觀摩與學習。至於父教子，孩子教大人，男人教女人，父子競賽，以及物質文具獎勵，更是比較普遍的事實了。

宛平縣有的家庭，竟將供奉的灶王爺牌改為識字牌用來進行學習了。

羣衆教育走了羣衆路綫，廣大群衆可隨意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選擇適當的學習方法，除以上說到的還有：「井台、碾子學習」，為了婦女們常複習，民校教員把她們學過的字，寫在井台、碾子旁邊的墻上，婦女去了就可以寫寫看看。「中堂識字」：把學的字寫在屋的中堂墻壁上，出來進去時，用右手指在左手心裡，一面寫一面唸。「閤位和陰天學習……」這個時間是充分可以利用的，閤位教育在邊區很早就有，趁陰天自由聚合起來學習是近兩年才常聽說的。「記事學習」遇一件什麼事就學那幾個字，如阜平五區大台一個青年，一天，先生要他買油四兩，於是他就先學會「買油的來了，買四兩好燈油」。龍華趙崗有個賣豆腐的小孩不上學，後來小學教員教的他會記豆腐賬了，有空就找教員教他眼下記賬用的字。「小先生傳習」：小先生制邊區很早就提倡，自提出「民

辦」政策後，這種方式更普遍了，如淶水七區大廟小學，包括四個村的學生，因有的年齡小走不了路，同時須要照顧窮人家上不起的學生，就採用了這種辦法，西台沒入學的有七個，有個學生從學校回村後，天天晚上教他們幾個，在誰家教，誰家就管油。還有些地方用小先生推行成人教育，把生字送到各個忙人家裡，或勞動場所去。「見物識字」：孟壽各村多採用了這個辦法，地裡種什麼莊稼，就在旁邊的石頭上，或者木牌上寫什麼字，用的農具也寫了字貼在上面，村子裡牆上有牆字，樹上有樹字，走到家裡，各種傢具上也寫上了名字。

這些方法，有的能長期堅持下來，有的則在一定時期起着輔助、推動作用。

（五）龍華縣的學習模範大會

通過學習模範，帶動廣大羣衆捲入學習熱潮，是很重要的領導方法。現在以龍華學習模範大會做例：他們為了熱烈開展冬學運動，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召開全縣學習模範大會，到會者除一百二十個各村選出的學習模範外，還有民校教師五十餘人。

縣長報告開會意義後，開始座談：四十多歲的木匠周振海說：「在先人家說我是文盲，我說：「誰教我爹沒有錢，沒有把我揣了呢？」我學木匠拉大鋸，每天入賬，因為

不會寫字，受克制，我就心悶，請人家唸唱本說彭公案來識字。共產黨來了，領導辦民校，就解決了我的大困難。現在我能認一千多字，會寫便條了。」十五歲的兒童趙金榜說：「我小時要我爹供我上私學，太窮念不起，共產黨、八路軍來了，各村都有了小學校，我呢，不打柴火，不做營生就不行，入不了學校，那知又有了民校，我也識了字。」青年邢光山說：「我小時候剛入私學，老師看我窮，別人淘氣他打我，我一賭氣，乾脆不上了。現在呢，又是民校，又是學習小組，又是五人一燈制，我能認九百多字，會給區裡寫工作報告了。」婦女張清賢，楊玉柯都說：「八路軍來了眞好，婦女們不受限制，能好好的上民校了，在先，又挨打，又挨罵，那有心思敢說念書識字啊！」人人都要在這個大會上把自己的心掏出來，越說越沒完，眞摯的透露出對共產黨八路軍深深的感激。

晚上的小組座談，男女模範在學習上都具有這樣的特點：第一、對於識字有强烈的熱情與自動性，而且積極動員別人。第二、他們需要什麼就學什麼，先從自己的姓名學起，第三、他們時時刻刻抓空學習，每天不管在山坡放牛，在灶火前燒火，紡織，撥工小組生產都進行學習。第四、他們能利用一切物質條件，進行識字學習。第五、他們都發揚了你教我，我教你現囫現賣的傳習制。有許多模範他們跟民校教師學了之後，又經常代理民校教師上課。

大會第二天是競選與選舉學習英雄。會場情緒更趨熱烈，男女老少爭先恐後的作競

選報告，特別是小趙金榜講話真摯動人。他是小平地村人，雖然非常聰明，但家裡很窮，唸不了書，在抗戰期間，由於他的努力學習，就識一千七百多字，會用八百多字，還會寫信，打算子，寫文章，（當時在會場上馬上張貼出他新寫的長篇競選文章，博得全場驚讚！」三義村的二十四歲青年閻世明的報告，更不斷的博得全場熱烈鼓掌，他說：「我一點空也不讓他放過去，在村公所值日時，我就一天抄了八十個生字，留着生產時學習。上民校，一黑夜學三個生字，我嫌少，要求民校教師多教我幾個。現在我的成就，我能認一千三百多字，會寫報告，看群衆報。」大會選舉結果：男子第一名趙金榜，第二名閻世明，第三名朱啓，第四名勾紹水，第五名賈四合。婦女第一名趙樹枝，第二名趙炳坤，第三名魏蓮芳。

大會第三天即舉行隆重的發獎儀式，於鑼鼓宣天奏樂聲中，給學習英雄獻花，發獎旗、獎狀、鉛筆、筆記本等。全體到會者都非常感動，覺得勞動人民在文化上這麼受尊重，實屬空前。全體模範通過，給毛主席寫信慰問。原文如下：

毛澤東同志：　我們一百二十個人，是龍華各個村公選出來的學習模範：有放牛的，有木匠，有拉長活的，有莊稼漢，有男的，也有女的，全是從前的窮人。那當兒，國民黨管着這個地方，我們成天吃不飽穿不暖，要租要債的逼得我們打顫顫，婦女們挨打受氣，真叫心酸，做工的比不上牛馬。我們想念書，沒有錢，偷偷在學房外邊聽一下，也叫人家瞪着眼睛吹虎一頓。沒辦法就當了睜眼瞎子。打官司不

會寫狀紙，訂租約挨地主的欺騙，辛辛苦苦掙個錢，五塊的當一塊的花啦！眞叫苦極了。

共產黨八路軍來了，你領導我們打日本，實行民主，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由貧變富，男女平等，光景過好了，又領導我們辦民校，大家識字，我們從先做夢也想不起會當什麼學習模範，更別提在文化上這麼叫大家夥尊重了。

現在我們裡頭，頂多的能認一千七百多個字，會寫便信，開路條，會看報，會打算盤，辦個什麼事都不含忽了：這都是你給我們的好處。

毛主席！眞的，沒有你，我們那能有今天，我們一定在你的領導下，響應你的號召，三年裡把全縣的「睁眼瞎」掃光了，每人能識一千字，讓老百姓都跟我們一樣有文化。

祝你身體結結實實的，永遠領導我們！

龍華縣全體學習模範

桑文義和他的學校

一、照群衆需要的來教

龍華××村，是一個敵人經常勒索敲詐，同時又是文化落後的村子，桑文義是這村裡人，今年二十八歲，家裡日子不算富裕，有十來畝地。只有老婆和弟弟（十二歲）三口人，還要經常靠他做些運銷。他是村上有威信的幹部，担任過青救會主任，武委會主任，村公所寫賬的，讀報小組長，直到推他做教師時，還營着中隊部的指導員，和合作社的會計。他上過五年私塾，兩年初小，學會一手好算盤（村裡算統累稅全靠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實際知識却很豐富。

桑文義是農民出身，雖然沒有學過什麼教學法，可是他知道莊稼人需要些什麼，孩子們高興學什麼。眞正能教給他們過光景實際需要的知識。教兒童寫路條時，他就先教他們附近常來往的村名。更教兒童從自己的名字學起，以後慢慢學家長的名字，村幹部的名字，全村人的名字。不久前桑文義同志曾做過一次測驗，能寫出全村人名的有四十四個人，大部份兒童都學會開路條了，村上就有人反映說：『這可方便了，從前找十二家也開不了一張路條』。趙老鳳的兒子十三歲咧，因爲家裡窮，沒時間上學，桑文義同志每天看他到地裡去的功夫，就教他幾個日常應用的字，不久也學會了開路條，有一回

趙老鳳要去趕集，去找桑同志開路條，桑同志說：『找你家小人開吧』！趙老鳳說：『他那會開路條!?』接着說：『我家河兒要能學會開路條，我就叫他跟你上三年學！』趙老鳳半信半疑的跑回家去，結果路條真的開出來了。老頭子非常高興，第二天外出歸來，便送他的兒子上學了。另外，有家賣豆腐的發愁沒法記賬，把孩子送到學校裡唸書，他就耐心的教他記豆腐賬：『×月×日，×××買豆腐×塊』。結果很快的就會幫家裡記賬了。家長很歡喜，對他兒子上學非常關心，經常督促他說：『你去吧，可別誤了功課，我多賣個晌，就把你的活做出來了。』

區裡發來了一三冊國語課本，他不是死板的挨着講，而是選着那些莊稼人常用常見的字教給孩子們，如糧食名，傢具名，牲口名，人名等，教一個字，一定要使學生們會唸會講會寫，更具體告訴他們這個字在什麼地方怎樣用。一個字學不會就來回教，不會寫就一筆一畫的指導他們寫，因此兒童們學得快，記得牢。大秋前，桑文義同志測驗時校內的兒童，四十名，大多數能識到五百個字，有三個能識到七百三十個字，頂不沾的也識到二百字以上。校外兒童四十四個，大多數能認三百個字，剛學習不久的也能識二十個字，兩個放牛的孩子，學習時間很少（只歇晌時學習），但也都能認識七十多個字。另外，他還特別教孩子們數字和字碼（如一二三四、壹貳叁肆、1234、〡〢〣〤），大一點的兒童都會寫會用。

有三個家境較富裕的家長，非要求他的孩子唸會『千字文』『三字經』不可，他們

說：『現在辦校不是照老百姓的主意嗎，請教孩子們千字文三字經吧。』桑文義和他們解釋了一下，不頂事，只好先教這三個孩『千字文』『三字經』，過了兩個多月要放秋假了，一測驗這三人學的字一個也用不上，同年級的兒童都學會了記賬開條了，這三個家長，才轉變了說：『可不要教那舊書了，記賬寫文契都用不着。』

他熱愛兒童，常說他們是『中國的靠山』，在生活指導上的方針是『小兒童要哄（即循循善誘之意）。大兒童說理』。對兒童照顧得很週到，兒童們都很聽他的話，對老師很親熱，比如今年打蒿壓綠肥的時候，二十多個學生一再要求給老師家裡壓蒿，但桑同志都婉言拒絕了。不管什麼功課，他都非常注意檢查，他說：『生產學習可得常檢查，光靠小人自己搞可不成！』更經常在檢查中鼓勵孩子們，要他們好好進步，對挑皮的孩子是批評與鼓勵並重，好的當衆誇獎，不好的個別談話進行批評，如頂挑皮的磨豆腐家的孩子（童子軍中隊副），都是在他的耐心批評和獎勵下改正過來的。

二、教育與生產結合並為生產服務

桑文義參加區裡的大生產傳達會回來以後，一連就在民校裡講了六七天課，更幫助青年兒童成立了生產小組，撥工組，孩子們的生產情緒很高，六十個兒童不幾天就消滅了四畝四分熟荒，開了三畝生荒，孩子們自己規定：拿動鎬的開荒，拿不動的拾糞，一

共拾了二千多斤糞。下種的時候，孩子們不會在熟荒播種，便跟教師撥工，教師替學生下種，學生替老師家裡送糞，七畝地都種上穀和大蔴子，種子是由學生從家裡拿來入股，人工和籽種都按份記賬，兒童們利用歇晌的工夫，就把小苗鋤完了。

孩子們組織了四個撥工組，幫助家庭生產，修灘地、鋤小苗、開荒、壓綠肥（未統計）。桑文義的弟弟也參加了孩子們的撥工組，撥換工起了一畝多沙地。五個寡婦的孩子撥工，除了耕種自己的地以外，還幫助了三家抗屬割柴鋤草，孩子們在一塊勞動，又說又笑，幹得挺起勁；麥秋開始突擊拔麥的時候，一個小組一夜就拔了三畝多，打蒿壓綠肥的時候，校內外兒童竟打了三萬六千多斤蒿子（其中二千四百斤優待了抗屬），有好多兒童每天能割到一百多斤。

桑文義同志自己是個未脫離生產的農民，對做一切莊稼活兒都非常內行，開荒前，他先給學生們講開荒的辦法，什麼土質好，怎樣用鎬頭，並親自給大家示範；鋤苗子的時候，他就講怎樣鋤，一撮留幾棵苗子，離多麼遠。講撥換工，他就拿實例來給大家證明，省人工、作活多。捉白菜虫子的時候，一面講一面捉，這樣學生們在進行生產中得到了許多實際知識。此外，他還教會了孩子們『二十四節歌』，讓大一點的兒童知道今年那天是什麼節，什麼節種什麼莊稼，做什麼活，小兒童就光學唸歌兒，村裡成人們說：『我們還不會二十四節歌，小人們都會了。』

學校的上課時間，是村裡的人根據莊稼活兒的忙閑來規定的，比如開春地裡開活了

，整日班下午不上遊戲，叫孩子們早些回去，幫助家裡拾糞割柴、抱孩子、推碾子，半日制的早上及上午做活，下午上學，不能上整日或半日的，每隔一天晚上上課。麥收後，地裡活兒太忙，過去上整日的改爲半日，過去上半日的改爲早飯前上一課，晌午上一課，更有的僅在歇晌時學識字或珠算。有兩個小幹部經常幫助他推動檢查，快集合，快上課，咽了就放學。

半日班有兒童不願躭誤課，每天先問教師再上課教什麼，讓教師教他三個生字，他們到地裡去練習，這幾個學生家裡很窮，學生不躭誤生產很滿意。學生家裡忙，請假就准假，學生請假時教師教給他們兩個生字，回來檢查，學生們沒有故意請假的，誰也不逃學，家長們也怕孩子們廢了學，懶孩子現在也勤謹了，有的還摧大人下地。

今年秋後開了學，過去四十個上整日的，現在只剩三十七個了，有三個學生沒有上學，他覺得奇怪，就召開了一個家長會議，不想在會上又有八個兒童家長提出兒童上學有困難，主要原因是兒童上學躭誤了割草，不割下草，作飯沒的燒，牲口沒的吃，後來桑文義就想法讓他們起五更去割草，打早起吃了飯去割草，早飯後照舊上課，割了草也唸了書，這一來，不光在校兒童沒有曠課的，六個學外兒童也入學。

他們在生產中學習，又在學習中生產，不光教學效果高，生產成績也相當大，單單校內集體生產，就摘了二百多個大矮瓜，打了兩大石四斗七升半穀子，按入工多少分紅，有的兒童入工多，能分到二大斗一升穀子，家長們都非常高興的誇獎說：『校裡種的

糧食質強，能出六米半呢。」

三、開展對敵鬥爭的教育

他聽到了據點裡敵人殺害了村幹部或羣衆，以及打人灌涼水的消息，就抓緊這個生動的材料，配合『五不運動』的口號，向兒童講解，以增强兒童仇恨敵人的心理。在青年班裡經常把路北敵人抓捕青年的事實，講給大家聽，去年春天村裡的青年，都不在村裡睡覺，對反對敵人抓壯丁這個工作上起了不小的作用，並經常進行堅壁清野的教育，麥熟前，反對敵人搶麥，就把敵人在××附近抓民伕準備鐮刀搶麥的消息報告給兒童，叫兒童回家告訴家裡準備藏麥的洞子，學生們回去對家長說：『趕快打洞吧……老師還要檢查，不準備不行！』

因爲他們需要給區公所送情報，可是村上因爲識字的人很少，村幹部們都感到困難，桑文義同志就和幹部們商量，村上搞好情報，由學校裡担負寫的任務，但他不是自己寫，而是讓學生在他的指導下學寫，他選出幾個大一些的學生，先敎他們寫情報常用的字如：大砲、機槍、擲彈筒、汽車、特務等字，不久幾個兒童自己都會寫情報了。這樣不光解決了村上不會寫情報的困難，因爲兒童們學了的字，可以馬上用，容易記，也樂意學。

四、教育村民響應政府號召

區公所號召村裡圈猪集肥的時候，開始時，村上規定：誰家的猪跑出來糟塌人就罰猪主五塊錢，兒童對這事非常負責任，一下課就去捉跑在外面的猪，一共捉了三十次，罰了一百四十塊錢，這一來養猪的人家，才都修起猪圈來集肥了。

上級號召婦女剪髮的時候，不管怎樣開會說服，娘兒們也不聽，桑同志就幫助兒童編了兩句小曲：『落後份子不剪髮，後頭留着個猪尾巴！』又教給學生們，學生們見了不肯剪髮的青年婦女就唱，許多青年婦女都自覺的剪掉了，也有不少人怕害臊，好臉紅，怕人見了唱，都紛紛剪掉了。

桑文義同志是從對敵鬥爭與生產鬥爭中生長成的羣衆的先生，民校小學開始就帶有民辦性質，做出許多成績。他自己檢討到自己的缺點時說：『組織兒童幫助家庭生產還不够，領導上差，起初村裡有人提出多學珠算，上級開會佈置也有教珠算，當時對這工作沒有更好的注意，以後添了珠算，人們才歡喜了。教學經驗少，還不知道有計劃的教。……』他愛學習，喜鑽研。比如他感到看報不知那些地名在那裡，想辦法買地圖。自己算術差，就請中心小區的一個教師教他，相信在他的不斷努力下，會創造出更多的成績來。

定唐東長店民辦民校

定唐縣的東長店，共有七十六戶，中農最多，全村有三百九十三人，其中有高小學生六名，初小程度的約二十名，其餘五十八個兒童正在小學讀書外，大部份不識字。

民校成立很早。在民校中講的政治課多，識字課少。不合羣衆實際需要，羣衆不感興趣。因之，到校裡常是亂打亂鬧。民校靠懲罰的辦法來維持，教員對辦理這樣的民校也無信心，上課前不準備，到課堂上只是照書本唸一遍。

（一）羣衆的醞釀：

三十三年秋，該村模範教師王貴記參加專區教師座談會回來後，便開始向村幹部及羣衆講說民校實行民辦的事情，並抓住了三個積極份子，向他們介紹了曲陽南故張及阜平朱家營的民辦民校。他們聽了，一致的說：「人家學識字眞好，咱們過去上民校沒有用處」。於是他們就和村幹部分開小組到羣衆中去宣傳，有的個別羣衆却說：「現在讓民辦，集合在一塊時叫你怎麼辦，還得怎麼辦！」村幹部們卽召開會議研究，他們檢討出宣傳方式太簡單，比如見到一個羣衆說：「你對民校有何意見」？羣衆莫明其妙不講什

麼。這個缺點被他們認識後，便下決心糾正。幹部們就到羣衆閒時習慣於集合談天的場所，在與羣衆閒話中一問一答的把話頭轉到民辦方面來，在下雨陰天時幹部們與羣衆一樣去串門，也說起民校的事情，到小學裡也講民辦民校的好處，並動員兒童去宣傳，兒童便挑戰，保證宣傳自己家裡的人，在民校中也開始講述民辦的事情了，這樣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民校的各種問題逐漸在全村羣衆中廣泛熱烈的醞釀起來：「上了好幾年民校，這個路條也不會開」。「我看路條時倒看，被那人笑了我一頓，以後我再不敢查路條了。先生告訴我看路條時橫看，別人就不會挑歪眼」。「我不認得文書，只好在上邊弄個記號，但在地裡埋久了，記號也不顯了，又不認得了」。「不識字眞難，那一天我趕集拿着一個五十元的票買棉花，還有一個五元的票要買洋火，但買洋火時把五十元的給了人家！」「過去上政治課，只講這個『島』那個『島』，我們只當是『道兒』呀！原來不是」。「過去的民校光挨凍，白熬油」。羣衆的這些話，說明羣衆要求文化的迫切，和對過去民校的不滿。要求我們打破教條主義，按着羣衆的需要和自願，組織領導羣衆的文化學習。

（二）群衆自覺自願的行動：

經過宣傳、啓發、動員與醞釀後，羣衆自覺自願的開始辦理自己的學校了。在民校

中起骨幹作用的是青年男女們。他們首先進行了三個晚上的討論，願意這樣辦民校：（一）在識字課方面，應有應用文，即學習附近的村名、人名、收到條、路條、記賬、各種契約、寫信等，還要學習日用雜字。（二）關於普通農業常識，應先學二十四節及不同節日種什麼莊稼。（三）要學珠算及講勝利消息。根據這個願望，他們便自動的組織起來，分了小組，又聘請了五個教員，分任各種課程。這個消息傳遍了全村，壯年老年們着急了，他們說：「你們忘了我們了」。又把他們也組織起來。九月初三日正式舉行開學典禮時，參加的人共有三百多，會議上羣衆在講話中都能表示了自己願學習的決心，並在會上通過了學習公約與學習計劃。正式決定民校中分爲識字班、珠算班、宣講班三種。又按程度分出班次，及課程比重，如每十天中青年男女及壯年男子上識字課四次，政治課一次，珠算課兩次，生產課一次，組織課一次，還有一次是檢討會。婦女並有家庭事務課一次。青年男女及壯年老年男子在晚上上課，女壯年在晌午上課。民辦後共有學員一二一名，經常到校的是一一〇名

（三）群衆的創造：

自編教材。由大家討論，教師王貴記及民校校長楊長雲執筆，不久編出兩個課本：第一本內容是人名、村名、路條、記賬、農具、武器名，共十八課，其中包括了二百三

十五個生字；第二本分四部份，即二十四節、應用文、自然常識、反法西斯。

教學方式與實際相結合。教認票時便拿着各種鈔票教；教記賬時便拿着家中的日用賬；教生字時，也要學常用的字；教政治課時把遠的事情和當地的事情聯系起來，講到外國的事情拿中國事作比喻。

各種制度都建立起來了，其中一月一次的測驗制度與表揚批評結合起來，對羣衆的學習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去冬共舉行過三次測驗，每次測驗前羣衆的學習情緒比平時都要更加高漲。

民校學習不但不與各種工作各種組織發生矛盾，相反的都結合起來了，民校推動了各種工作，在各種工作中又活躍了民校，校長就是宣委會主任，所以宣委會有關民校的決議都能在民校中很快實行，民校的學習小組，也盡量使與生產小組統一編制，又如三十三年的英模選舉、貫徹政策、整訓、武委會改選等各種中心工作都是用民校的政治課時間來講的，並在民校小組中進行了討論。

（四）群衆在文化上的翻身：

在民辦民校中，羣衆熱烈的愉快的學習着，情緒空前的高漲，有的在打洞時拿着算盤；有的在駄糞時帶上書；一個婦女在紡棉時一面紡一面學字；每個青年都隨身帶一日

記本，隨時抽空學習。他們新買了七十塊石板，十三個算盤，連舊有的够每人一個了。在「地裡家裡都是課堂」的口號下，全村充滿了學習的空氣。

文化上的進步尤爲顯著。十九歲的婦女馬青花過去是文盲，十個來月能背寫四百二十二個生字，實際上能認五六百字，已能看羣衆報，並能作「廣播」員。不到一年這村裡已沒有不識字的青壯年男女了，認七八十個字者是最少的，也只有十四人。由文盲識字到四百以上的有兩個，三百至四百的有九個，學會日用賬、收到條、路條、契約的共十六人，珠算學會加減乘除的有十九個，只會加減的十五個，能讀羣衆報的四個，能寫黑板報的兩個。一般青年全了解了二十四節，並知道各種節日該種什麼作什麼。壯年婦女也都學會認票兒等。

因爲以上的成績，在正月初三全村舉行了慶祝大會，會上把每個人的成績展覽出來。長年不識字的勞動人民看到了自己在文化戰綫上的成果，該是多麼高興啊！的確像申老春老頭兒說的：「像咱們這村裡這樣辦民校，有三年二年的就頂了大事了！」

從一個村看邊區人民的文化

邊區人民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充分的過着溫飽民主自由和文化的生活，發揮着人民創造的天才（如高街村窮人樂的編演），在邊區建設各個戰線上，湧現着成百成千的英雄模範（如勞動英雄胡順義，戰鬥英雄鄧世軍，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模範教師陳纖和桑文義，三全齊美的李殿冰等）；在各種工作與各種鬥爭中，他們供獻其最寶貴的一切——生命、兒女、丈夫、財產、勞力和智慧，因而鞏固與擴大了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

關於這力量產生的源泉，誰也知道——是由於邊區真正實行了民主政治，改善了人民生活，人民從政治上，經濟上翻身了，才英勇而自覺的參加神聖自衛戰爭，在戰爭中粉碎了敵寇的「掃蕩」「清剿」掠奪與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同時嚴厲的鎮壓敵探漢奸，削弱封建剝削的結果——。當其發動人民參加抗戰的過程，這血與火的搏鬥，是深重的教育了人民，而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正確指導，又賦與邊區人民無尙的勝利信念與覺悟的提高，方能贏得戰爭的勝利，贏得全國和平民主的到來，人民文化之花，才嬌艷地開放在晉察冀的山地和平原呵！

（一）抗戰前的南峪

靑秀的南山，依偎着南峪，小溪從村前慢慢地流過，村的四周，被闊葉的鬱靑的柿樹，蘋果和梨，掩蔽起來。他確是一個不大的山溝小村，全村只一一六戶四四八人，其中森王二姓人家較多，也是首屈一指聲威赫赫的望戶，離村不遠有一條隨着山溝出去直達平川的小徑，只要我們走出二十華里，山就拋在我們的身後了，眼的視野也隨之而開擴，再前進十里則達完縣城。

每當春暖花開的時候，那紅的花，白的花，黃的花，爭相嬌美的開放，芬芳的香氣，隨着暖風一陣陣吹來，財主家的洋蜂又在各處嗡，嗡，嗡的飛舞，這一切送到正在辛勞的農民身畔，委實會易於招致他們沉思和遙想呵，因而——農民們也會向開放的柿花露出一絲苦笑（本來蘋果梨的花兒更好，又繁殖在肥美的平川地上，可是這和他沒什麼關係啦！）意味着秋天紅瞪瞪的柿子，希圖拿他來抵贖繁重的租稅和偸度其殘年呵！

全村的土地雖然約有二十四頃，但較好的都集中在幾家富戶手裡，一般人家沒奈何，把希望寄托在幾萬個柿子上面，然而一遭天旱和雹災，就會形成泡影，所以弄得大多數農民苦悶在「怎也沒法辦」的鼓裡，生產情緒不高，一天就是愁眉苦臉的，當然更談不到上學堂，鬧「玩樂」了。有；也是王森二家的子弟。據息：在事變前本村上過中學的三

人，屬蘇王二家，高小生四五個人，入本村小學的二三十人，大夥被擯棄在學校之外，不明白國家大事，打不開腦筋想事情，變成一個睜眼瞎子，乾爊的過着貧困、愚昧和黑暗的日子。

——這就是抗戰前南峪的大致情形。

(二) 抗戰的烽火，燃到南峪的時候

「七七」蘆溝橋上燃起了抗戰的烽火。

這燎原的怒火，很快的燃到了完縣城，燃到了山灣的靜寂寂的小村——南峪。

當時該村首戶，王律師從天津返里，他不堪敵寇的欺凌和壓迫，避居在自己的莊園了。隨着他的身後，關於日寇暴行與恐怖的陰影，也或多或少的散佈在人們的腦際。

但是，在日寇鐵蹄踐踏的地方，也就有了人民的子弟兵——邊區八路軍，他來保衛人民，並在那兒扎根生長，播種抗戰與民主的種子；南峪不久也就來了八路軍。

再說平型關大捷，鼓舞了華北與全中國抗戰人民的信心，接連着晉察冀八路軍在平山靈壽行唐唐縣完縣淶源的勝利，收復不少的城鎮和鄉村，更加興奮與堅定着邊區的人民。事實如此，南峪的老鄉們，在看到了八路軍之後，就像兄弟子姪般的親熱，娃娃們熱情的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的，老太婆拿出乾糧端着米湯給他們吃喝，救國公糧是踴

躍的交納，一個青年小伙子更毅然絕然的離開自己溫暖的家園，投到平山團裡了。

南峪的人民是熱烈的積極地支持着戰爭，投入到血與火的洪流，一致地信念着：抗戰到底，堅持到最後勝利。

(三) 群衆文化眞正地萌芽了

「邊區子弟兵歷次地粉碎了敵人九路圍攻，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與二十九年的大小「掃蕩」，晉察冀像鋼鐵的巨人屹立着；其時由於邊區民主政權的普遍建立，減租增資政策的逐漸貫澈，和二十九年比較熱烈的開展春耕大運動：使得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老百姓管理了國家大事，和解脫了超經濟的封建剝削，邊區人民的心眼是舒服了，南峪老鄉的心眼是舒服了。

因爲他們村裡在二十八年敵人剛開始把鐵蹄踏進去時，就受到南山上八路軍的威脅而吓跑了；各種政策在農民領袖趙占子的帶領之下，逐步的貫澈了，以往不三不四的傢伙，在民主政權的陽光裡，轉變的轉變，不是也得消聲斂跡的冷落下去。特別是老百姓從切身的體驗中，懂得抗戰是爲了自己，邊區是人民的，生產的粮食也是爲了自己……這確實不容易的事情呀！老百姓轉變了過去「生產沒勁氣」的觀點，打破了「怎也沒辦法」的悶葫蘆，而積極地投入生產的熱流中：在山坡，在田間，在黎明，在夕陽西下的

剎那，不管是男女老幼都在忙碌着：還有織布機和紡車也比以往響得聲音大了。南峪的光景，照老百姓的話來說：「確實不賴呀！」南峪的老鄉這兩三年是在發了！」

因而，人們油然地生長着學習的要求！

羣衆的文化也就眞正地萌芽了！

遠在民國二十七年的時候，南峪的青年在青救會的領導下，建立了青年班，識字唱歌，關文化娛樂；青抗先隊又領導他們學習打槍，打手榴彈，偵察警戒，各種戰鬥演習，……婦女們在婦救會的領導下組成了婦女識字班，同樣的進行識字和講婚姻政策……壯老年則由村中來領導，更多的進行一些政治教育，兒童們則大部份進了村中小學。

在村口，當着緊要的地勢，豎立着識字牌和問答牌，兒童團站在那裡負責，從二十八年起，就開始建立了，也能提出當時的政治問題來，從小娃娃的口裡，發到大致不差的解答，大家還記得清楚吧！民主老戰士李公樸先生二十八年來邊區，在平山鮫鱏莊還叫他回答過呢！南峪的情形，多少的也有些相髣髴。致於識字牌上的字，雖然還不經常，領導也不够强，在當時促進人們學習上，倒也起些推動作用。

本來那時節的羣衆教育，政府的指示上是在於發動人民積極參加戰爭，進行邊區各種建設，提高我們的政治文化……關於這些教育任務的實現，大都通過村民大會，各羣衆團體的會員大會小組會，縣區召開的羣衆大會來進行：如精神總動員會啦！反汪投降運動啦！改造村政權啦！繳納救國公糧啦！準備反「掃蕩」啦！開展春耕運動啦！……

他就一方面在大會上教育人民，同時又在各種運動中各種鬥爭中，提高着南峪人民的政治文化。

最後，我們要說：「當時政治教育的收效是大的；本來戰爭與人民的要求，也就是這樣。文化學習才扎下牢不可破的根柢，不過也萌芽了！一般的青年男女，識字在五十個以上，唱歌是普遍而經常的開展起來，演戲只在開會或各個節日出演着。」

（四）屈折而深入的行進

由於三十年和卅一年敵寇凶殘而頻繁的「掃蕩」，邊區人民遭受了空前慘重的災害，兼之四二年又遭旱災，南峪的糧和菓木都是歉收。事實如此，有幾戶實在沒鬧兒的就暫時的陷於窘迫之中，而不得不離鄉別井去到平川討飯吃。

可是敵寇瘋狂掠奪下的統治區，老百姓的生活同樣困難，白給人家做工掙口飯吃，也沒人要。時常還受漢奸特務的打罵欺侮，晚上寄宿在破廟或屋檐下，地是涼冰冰的，夜風侵襲飢餓着的肚子……委實是難挨呀！

於是人們想到了，返回去也不會受這些打罵；怎麼窮，拾一把柴火燒燒炕，也能溫暖的過一夜呀！

於是——人們又不得不含着兩包晶銀的淚水回到家來！

於是——人們憎惡着敵人帶來的災難！

於是——人們嗟嘆起來了，抗日民主政府好是好呀，老百姓窮了，他也沒辦法!?

不！

絕不！

邊區人民是富於創造性的，

邊區政府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於是——生產救災開展了，邊區的人民南峪的人民，在生產救災中，解脫了飢餓死亡的威脅，菜色的面容，在開展紡織中，在運輸運銷中，在辛勤的勞動中，和着政府四兩救濟糧（一人的）的幫助，慢慢的轉變為黑紅而帶疲意的顏色了。

於是——人們更加親熱地和邊區聯合起來，這是多麼富有詩意而實際的教育呵！

所以，民國三十二年邊區空前的反「掃蕩」鬥爭中，在抗聯主任正副治安員的領導下，村中英勇的民兵，和敵人頑強的戰鬥着，最後又依靠地道，以防禦而進攻，勝利的保衛着全村的安寧，粉碎了敵人的「掃蕩」。

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沒有文化的邊區農民，是不能打敗日本鬼子的，所以和生產結合而展開了應有的文化教育，南峪的紡織組與學習結合起來，在生產中學習時事，小學校開始注意研究生產教育如何進行，青年班雖然一度為落後青年拉去聽彭公案和西遊記，但南峪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久就揭穿了，經過暫時的紊亂和挫折，又邁步向前了。

離南峪二里遠的劉各莊，在三十一年舉辦了高小，以往只是少數人家子弟入學的，現在變了，南峪的青少年一下就去了十來個，晚上又回到村來，在青年班中傳授他們學習的知識，李同志還正式担任青年班教員。

又在三十二年時，村劇團也恢復再建了。

（五）過着新文化生活的南峪

大生產運動，改變着邊區的面貌，南峪也停止了生產下降的趨勢，還彌補着日寇加害的瘡痍：在毛主席組織起來實行耕三餘一的號召下，農民們第一次新鮮的嚐到了溫暖的美味。

同時，八路軍向敵後之敵後挺進，展開着排山倒海的攻勢出擊，擴大解放區，壓縮敵人在交通綫上和王八窩裡。邊區人民以無邊的興奮和榮譽歡呼着。

在南峪，羣衆更充分的發動起來；政權是老百姓管理，自衛隊是保衛家鄉人民的，學校爲老百姓所共有，政策法令無一不是爲了老百姓……南峪人民在民主自由幸福的陽光下；你看他如何在偏僻而窮苦的山村去創造自己的文化生活，並又進一步爲當前的政治任務與老百姓的利益而服務吧！

1 民衆學校（民校）

南峪的民校，是老百姓自己辦的，他的目的是為了把工作作得更好，老百姓的文化提高一步，課程內容大夥兒討論決定，並求他實際有用。

民校裡面包括三大組：工人、青年、青婦。

全村有七個工人，就在一個組裡。青年組二十三人有班長，下設學習，文化娛樂，衛生，生活，財政五股，自己管理着自己的事情，也可算得條條是道。青婦二十八人，當中還有四個壯年婦女參加，分成兩個組，兩個年級。壯年農民和小販學習還不經常，主要依靠宣講班進行教育。

學習課程包括雜字，應用文，珠算筆算三種，雜字課本的編寫方法是先徵求青年，工人，婦女，小販的意見，照顧各方面的需要來編，可是又根據不同時間與需要來適當增加一些；比如：

邊區政府為防糧食資敵，下了禁糧出境令，老百姓糶糴糧食都需開條子，於是就講條子的寫法：

在初伏那天就學：「頭伏蘿蔔二伏菜，二伏下雨種蕎麥，三伏下雨多種麥。」

又發現在講「耠子」「犁」「耙」那樣單純的字，老百姓雖然喜聞樂見，但用處不多，就慢慢發展到講成詞兒以至造句了。

程度較高的學作文，記日記，把較好的又用來教大家。

婦女們還講婦女衛生，工人有自我教育。

從羣衆中又培養出六個群衆教員，以解決小學教員因工作繁忙照顧不過來的困難。工人和青年中的教員是由本村在劉各莊二完上學的四個二年生担任。青婦組則是培養兩個文化較高的婦女學員。在教學過程中差不多又打破了年級，而根據不同對象進行個別教育。同時把各組組長教員，共同地組織起組教聯席會，設主任，學習，生活三股來領導全村的學習，每十天開會一次，每班也是十天開一次班務會，開會時學員輪流記紀錄，教員還經常的舉行測驗。

另外，是宣講班：每逢三六九上一次課，時間在晚上，夏天，月明如晝時，就在街心上課。冬天或是天氣不好時，就搬到一個大屋裡。每當上課前的剎那——你聽：

集合的哨音，悠長的傳過時。

男女老少就拿着小板凳草蒲團走出門來，集聚在街心的廣場上，黑壓壓一片，足足二百五十人左右，青年小伙子在打鬧擾嚷，婦女們用雪白的手巾半掩着健壯的面龐，幾個人一堆，在竊竊的笑着，說着，辯論着，老頭口裡含着旱烟管，慢條細理地在議論國家大事，或地裡的營生，小娃娃在兒童團長領導下熱烈地歌唱：

我們是晉察冀小英雄
炮火裡把我們煉成鋼
………

村長在高聲的宣佈講課了。頓然間靜寂無聲……

他們講晉察冀日報上的時事消息，或者是羣衆報上老百姓的事情：主講人經常是模範工作者小學敎員王慶彩，他的聲音像說大鼓似的先來一段國內外大事報告，因爲這些是大家所共同願意聽聞的，然後才談到撥工，家庭會議，預防痲疹，養鷄……的事情，而爲各個不同羣衆所要求者。

2、小學校

在三十二年嚴重的春荒裡，南峪小學六十一人，始終是全數入學的，這裡我們試一回想抗戰前的情形，相差是多麽地遙遠呵！現在學齡兒童全入校了，並且當中還有個別的青少年參加，他們也爲的是學習更多的東西。本來在前一些時間，還有「三日打魚，兩天晒網」的現象，後來改變整日制爲半日制，（這樣改變只在生產救災時期，以後上半日校的是個別的了。）使兒童一面學習，一面照顧家庭生產，再加强他的勞動觀點，就有一家王姓富戶的兒童，以往在家裡是『連油瓶倒了也不扶』的，現在回到家來，不是幫助媽媽做飯，就是幫助家裡幹零星的活兒，吃飯時也不嫌好壞了，不和父母生氣了，使得家庭非常滿意。有的就說：「小孩們能這麽學好，咱們阻擋人家，可就不好啦！」

學習課程，不管是算術常識遊戲講故事，都儘量與生產相結合。孩子們生產知識增加了，勞動勤快了，女生中又開展了紡織，在下課時，十多輛紡車在院裡嗡嗡地響着。終於從積極而熱烈的勞動中，湧現了好幾個學習模範和勞動小英雄！

學校領導兒童，善於從具體工作中幫助兒童幹部，培養其領導能力，使他們自己去領導自習和校外的學習活動。所以這村的兒童團工作很好，他在學校的幫助下，開展着各種工作，在工作中又主要地發揮着動員兒童入學，領導兒童自學自治的活動。兒童在動員村中老百姓參加大生產，用歌謠和寫「懶漢台」去教育懶漢，也起了一定的宣傳推動作用。

由於學校辦得好，完縣選舉參議員時，小學教師，被選為縣議員。

3、村劇團

村劇團以往的根扎得不牢，六年中才摸索到「窮人樂」的方向——眞人演眞事，大家編大家演。不是為了鬧一時的烘火，而是為了工作，為了給老百姓服務啦！只在三十四年一年中就演出過改造懶漢，反迷信，反特務等七個節目。用話劇快板秧歌不同的形式出現。除全家福之外，都是自編。參加劇團的人，有老頭，有婦女，有青壯年，也有小娃娃，成為全村人們文娛活動的中心。

當其演出「禁糧出境」一劇之後，蘇丫頭等好幾個小販都覺得是在演自己，從此再不偷運糧食出境了。

4、文化生活，牆報黑板報和讀報組

文化生活是民校識字班和小學校三四年生共同的文化園地。他們學習寫新聞稿和創作。包括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兒童幹部和問答等欄，反映全村與不同羣衆的生活，因為材

料是羣衆中來，所以內容還生動和現實，有一次花費兩天晚上採訪一個巫婆求雨的活動事實。村中還有一人不講衛生，就畫了一個滿臉是黑的人。爲了批評一個小學生姚福海不上學，領着三個兒童掏鳥兒，就畫上四個小孩，一個上樹掏下四個鳥兒的漫畫，這些東西雖然還是「幼稚可笑」吧，確發生了不少的效果，老百姓也非常歡迎。

黑板報全村共兩處，又另設一個牆報，內容大致相同，黑板報上寫的是國內外大事和村中的事情，牆報上所反映的則比較細緻和複雜一些。牆報上曾登出過李老華妻虐待瞎婆母之事，經反映後，李妻大有戒心，不敢像從前那樣放肆無理了。另有一個叫權午寅的也曾一再打問教育委員道：「村裡對他反映怎樣」。確實黑板報牆報在村中工作上，獎勵模範（主要的）及批評落後份子，是起了他很大的推動作用。

關於讀報組工作，一方面是在宣講班進行讀報，一方面在生產中以青年組婦女組組織起來的生產學習結合的撥工組爲基礎，抽暇時也讀報，或者是利用晚上在廣播台上向大家傳播。

以上的幾種形式和方法，主要內容是進行政治教育，並以文化形式來滲透其意義。這幾項工作又是相依相成的。

三十四年的後半年，本村成立了鄉村俱樂部，統一全村文教工作，因剛建立，內容就是上面的一些，還無新經驗和新創造，故不贅述。

5、絢爛的文化

人們在傳說着：南峪人民的文化，放射着絢爛的光芒。在古來偏僻不毛的地區，已在掃除了愚昧落後黑暗的毒液，使文化之花，開放在晉察冀的山地和平原。這文化的奇跡，將和軍事鬥爭，生產建設一樣在被人尊榮而載於史冊之上。

南峪人民的文化學習運動，基本上達到了全數參加的熱潮，學習情緒是高昂的，到過那裡的人總見到過：在紡車上，碾子上，田野裡，澆園的井台，趕着牲口時，都不間斷的學習。一個時期爲着學習方便，青年們還集體睡覺。

據民國三十四年的統計：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年工人胡憲成，從小根本對識字沒緣法，也認識了六十來個字，農民李占丙認識四五百，開便條記日記也行。當中以青年和青婦的成績最好，青少年中有二十來個人上了高小的算例外，上民校識字二千以上的有十餘人，青年中基本上沒有了全文盲，青婦又比男青年還强，在民校中有十四個高年級，都能寫簡單的文章，記簡單的日記來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兒舉青婦王秀珍一篇日記爲例，以見一般：

三月二十六日　天晴

我和蘇世雲占（站）了一天崗。上午拐了半天線子，下午納了半天低（底）子。太陽不高了，就放下活我們護想（互相）學習到黑，就看了一會報，在報上的字有三分之一不人（認）的，就把生字寫在使仮（石版）上，在路上過來的人就問：到澈（撤）崗學會了五個生字，其他的也會了，這就是做（昨）天學習的成集（績）。吃過晚飯在大

街裡聽講課，老師給講了一個勝利肖（消）息，我看到群衆報，聽了非常快樂，英勇的紅軍打到百（柏）林就給盟軍接頭，都向沒尼里進攻，西特拉也沒有辦法就自殺了，墨索里尼也被捉主（住）了。

這就是法西斯主實（注定）死亡的實其（時期），在這個條件下，今年日本死亡一定不成問題，我聽見所（說）了一（以）後，心裡有個很同（痛）快的趕（感）覺。現在心（新）報也沒有來裡（哩），老師聽見所（說）了，就給大家講了，早叫羣衆知道一天，就早快樂一天。

（六）閒話王老庭

王老庭曾念過不少的古書，是南峪殷實的富戶，平時家裡也僱着兩個長工，抗戰八年中，生活依然保持着戰前的原狀。

抗戰開始時，他對抗日工作並不積極。自己的兒子，有一個到大後方去了，可是另一個却參加了八路軍——三分區冲鋒劇社。年歲較小的都到學校上學，大女兒上過四中訓練班後還担任小學教員。四媳婦長期在村中任民政委員。

——這一個原是封建落後複雜而龐大的家庭，在新民主主義的光輝裡，和平的轉變着！前進着！

民國三十二年敵人大「掃蕩」，王老庭曾被敵人抓去，那次一道溝裡被圍捕的人可多哩：就連縣長也抓去了，因爲他和老百姓一樣，老百姓又處處掩護他，終於都逃跑出來。在殘酷的鬥爭中，他體驗到了共產黨八路軍是處處爲老百姓的，邊區政府是老百姓自己選的，更在子女不斷進步向上的影響推動下，也轉變了他以往的觀點。

南峪的老百姓都熱烈歡迎他的轉變，在羣衆大會上擁護他在合作社工作，完縣選舉縣議員時，又選舉他爲縣議員。

他更加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認識到自己已經蹈上了光明幸福的大道。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教育叢書之六

抗戰時期邊區教育建設

（下）

編者　教育陣地社

印刷者　新華印刷局（張家口市建國大街）

發行者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張家口市解放大街）

總經售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張家口市解放大街）

分售者　邊區各地新華書店支店　總分銷處及各大書局

定價　每册　元

一九四六年五月出版

1—4,000

EDUCATION IN BORDER REGION DURING RESISTANCE WAR #6.



定價 1000 元